

T. 3198/O. 81

6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58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二

藝文 碑四

明

平茶寮碑

王守仁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閩之間騷且四五年于是上命三省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走庚申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與湖兵合斬首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其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平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唯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非以美成重舉事也

平洲碑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四省之寇惟荆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羣猺  
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以緩之戊寅正  
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荆乘勝追北大  
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  
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歡農器不陳于今五年復我常業  
還我家室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  
成

曲江祠亭碑

李夢陽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觸磯頭岡則俛  
而東南折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岡而望盡見其奔北俛折  
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婉其氣仁者堅其塞達者紆其  
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人才士生其鄉者增益其所不

能過而登者紆徐繾綣而弗忍去也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  
安之朱磯山杖履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  
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耶是江也既與  
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其地祠之明矣正德  
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  
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鬼而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內及予還  
也則知縣吳嘉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  
登之益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所不役  
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乘其定以驗其  
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  
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



哉

黃鄉保築城碑

歐陽鐸

贛江省邊郡也其屬皆巖邑牙錯閩廣之間而安遠尤僻遠編戶十里爲保者二十七而黃鄉尤深阻大帽山跨連三省去縣治遠旁邑又懸不相及賊穴其中斷西南二路蘭石布渠答即無道可間異時掉臂往來莫有問者正德初四出掠縣臨吉爲弗寧朝廷用陽明王公督軍務始議征之調集兵夫用葉芳爲鄉導二年克平芳死有衆七千其兄春領之久益縱居民不能完其妻孥壬寅之變戕官殺軍而遁東嵯虞公守愚適奉簡命至有以攻瑕之策獻者公笑而不言密與兵備副使薛君甲籌機略竟不煩重兵縛春父子磔于市以葉金撫定其衆首賊曾祖華者與金爭長金黨殺華因而解

散者三百人父老咸喜更生而不能無懼公大臣當歸天子左右薛大夫行敘遷去如後何其智者則曰鑒事當於其近救患必於其所致往者多故非由官兵不相及然邪今請于黃鄉中處設立巡司督兵以譏增隄備官提卒相與犄角如是則節短而應疾然野宿亦不可常必築城堡濠塹其外內爲公館營房以待官兵居守又請自縣達各保皆立小學聘師爲子弟式庶幾意與法存以徼惠於無窮相率勸於督府下兵備兵備下縣勘議物土田舍皆爲稱費欲乞諸鹽稅之餘工役則百姓願盡力瑞金知縣趙勲覆之加詳焉薛大夫受而欣然曰難得者時易失者機賊平而民情若此機矣督府公明仁愛豈於爾民惜費邪茲有大利者三強梗彈壓則有所不敢爲惠潮之寇顧後則不敢深入土兵有室家則心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三  
繫緩急惟吾所用之或曰小學之立文乎哉曰化俗所以弭盜其勢緩其功遠矣東崖公受而斟酌焉具本末驛聞得添設巡司乃檄有司出稅餘斬艾蓬藿建立城堡凡若干丈中爲公館右爲巡司小學附館之左營房附司之右雉堞雄固層巒失險旗幟明鮮鷹隼來翔蕞爾黃鄉遂與大縣等嗟乎地利之不可已也孫子五事三曰地其言形變詳矣然必知變而後得形得形而後利可居也黃鄉於法爲隘爲圯爲爭爲交中更豪傑多矣而莫有議及者事固有待邪聞之治兵如治疾嘗之以平劑雖不奏功亦不致斥後而病日深不可治此則養之之過也金石草木鳥獸毒烈之味峻投之病亦峻已然而死亡繼之此則決之之過也不求近效不幸後功除疾務盡衛生務周表裏司命不必其身之常留非妙達脈

理而誠有愛人之心者不能於乎黃鄉之城文武之事具焉方諸除疾衛生尤大且悉室家笑語與伊吾聲蟬連相聞豈惟今日將百世實賴豈惟南贛諸邑唯是臨吉惠潮汀漳延袤千里可無突門毀垣之虞矣於乎豈非仁人之功哉

宋寶慶通判贈敷文閣待制曾忠愍公祠堂碑

尹 臺

自昔抱忠秉節之士臨大難不奪其烈守者代固有人往往其死同乃所爲處死之迹不能以無異君子欲安所定其趨舍哉蓋世有恒言皆稱慷慨殺身爲易從容就義爲難嗟乎事變無常故處死之道不一致惡容以難易判決擇也夫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與志士不忘在壑勇士不忘喪元其事誠不可同日語則所決擇不待賢智能辨之乃若禍難死生之



粹交而所以扶天常表人極岌然樹萬世之大閑者莫不觀成於一時之定志斯又何道自信守焉聞之君子成仁必求諸心之安取義必揆諸事之順夫心安而仁存故雖殺身不以渝事順而義得故寧舍生不為悔心安以效之事不必慷慨而仁存事順苟當其心不必從容而義就茲忠臣烈士所為畢命遂志皦然自著乎成事不以難易校決擇者也宋至咸淳德祐之後天下事殆若破隄壞郭不知墊溺所從出矣大臣竄身圖免則忘顧主之忠小臣獻城乞降則甘事讐之辱反面易心鮮復自立於人道者舉四海皆是也獨吾廬陵之士倨然以忠義抗振其最顯若丞相文信國公固天下後世所共歆慕嗟思其事與天壤俱久長不敝矣乃時先丞相死者又有寶慶通判贈待制秦和曾公世多以丞相就義從

容為難能視待制殺身慷慨若少易者不知二公蓋易地替然不當以難易先後論也夫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相之與君其受事社稷同耳故社稷一日未亡則相不可一日遺其君獨死茲信國間關四走流離千挫奔赴主后於南北播遷岨海飄泛之外至六年幽繫燕獄人心天命無復或然幾微之望然後不得已以其身殉焉斯所謂仁至義盡雖聖人不能易其行者也乃若待制在寶慶則所治有大夫之衆而所守有士之制其身與封疆人民相存亡無他畀任可託委者不以慷慨自訖絕欲從容奚就哉故公之判寶慶與並時安撫李公芾之守長沙其事同則死不容或異豈信國所可例槩也乎故余以公之死推比信國誠論其心與事之符合不在難易先後之迹也公名如驥字德稱舉淳祐庚戌



進士歷官所至具有功績用薦判寶慶郡攝守事是時元兵既陷臨安而湖南城守望風靡瀆莫救獨長沙寶慶堅倚角相持故公與李公迄著節死一時明年爲宋建炎改元太學生上書言公事詔超公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謚曰忠愍宋既亡元不爲立祠明興百有餘年褒表忠節弘治丁巳巡按湖廣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自然疏言之事下巡撫御史沈公暉議可遂合祀公於寶慶城東參政賀公祠中春秋有司蒞事著爲令嘉靖壬寅巡撫江西都御史汪公玄錫復檄泰和令王春澤祀公其鄉則始建祠邑東城祠地據澄江快閣之勝蓋即公死難時書考功印紙所及者也後十有六歲丁巳巡撫都御史馬公森仍檄郡縣春秋嚴祀公若寶慶勿懈明年戊午余展省事竣過郡獲覲公八世孫忭因持狀屬余碑

之乃謹敘公成仁取義之大者以告吾邦人蓋歎公真無愧信國之倫其一死足重廬陵之郡於九鼎更千百世不磨滅者也忭歷兵科都給事論議風采冠一世數以直諫註罪竟擯斥不大用而給事之考太守望宏官刑曹時又嘗執奏囚讞被詔獄幾殆幸言臣疏掾以免太守從孫御史紳與給事同朝仍疏劾權姦死杖下蓋公之世九傳而三著烈聲章章天下人耳目豈非其風之動奮乎遠哉及讀公家傳又知公九世祖安強始以進士提舉湖南中因伉直黜廢信曾氏忠節所開先其從來久遠矣後之登斯祠者覩曾氏歷世風槩將不有勸感興思發揮其行事庶幾公一流澤不泯乎公事載前志傳及羅太史洪先所撰寶慶祠記甚備余故不述著乃嘉今祠之成作迎享送神詩復給事使邦人歌以祀公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而并刻之石其辭曰諏吉日兮薦嘉旨睇邵原兮矚資水渺  
蒸湘兮混洞庭跂公之來兮波帆颯其冥冥蹇將濟兮風曳  
之悵孰畱公兮莫知余悲公駕玉軼兮挾兩虬下上天門兮  
歷澄江之曲洲明月爛爛兮清風瀏瀏公神與游兮不知春  
秋北方之強兮厥種殪滅公驅厲鬼兮爲宋馘賊後三百禩  
兮公神茲顯鬯我華風兮俾戎讐遠公追聞祖兮從烈孫導  
忠引節兮又我邦氓弗弛以興兮厥亢世世報德始今兮宜  
永勿怠公祀

南豐縣銘功之碑

南豐縣隸建昌郡東南境稱江右壯邑負閩廣衆山之險會  
嵯巖穹谷上造雲天幽箐深林旁入無際以是三省姦游往  
往聚羣黨嘯伏其中或時寇擾四出則必指南豐爲嚮往故

在成化正德間其邑遭毒剗屢焉頃歲二省既更被島夷患  
黠徒因乘隙橋虔爲難是時南豐之境方晏如民未有以爲  
戒者丁巳冬寇謀忽至遠近蕩駭城中外人爭逃匿長吏憤  
莫知爲計進士臨川令林侯若雨適奉牒有事其邑既竣將  
還轅邑縉紳先生暨士若民睹變私籌議侯信卓犖才遇事  
能捷出奇智茲不可攀擁爲一邑障邪然懼侯事任無相及  
脫辭其曷遂遮留計侯聞之蹙然起曰果哉事且迫矣吾即  
不能爲若邑障其忍視吾君之城社烝庶播越哉雖然事集  
於上下之信而信成於令行之無抑撓吾以身徇若邑諸君  
必或信之矣抑能許吾令之不終撓行乎皆應曰諾不敢負  
公以自阡隕滅於是侯下令民有臨城不死守謀潛逸者殺  
無貸令布而逸不復其舍者沒若產爲士餉於是民皆爭乘



城誓死守諸先逸者日相次復舍侯乃料城中丁壯暨招募之衆計陴廣狹步可立守士一人士五爲伍伍有長伍倍爲甲甲有總凡長與總各從其隊將樹幟爲表俾相使若臂指簡其驍健熟技擊者游兵巡徼無敢亂犯者以軍律徇晝整旗鼓夜多燎炬備鈞衝以禦非常節煙礮以齊衆力部署既定上下咸一志惟侯之令行乃十二月辛巳賊舉衆三千人薄城侯升高臨望見士之外視者無一不懷死鬪心曰士壯若此賊安足拒乎俄有報賊徒三瞰高寨旗先登者城外卒立殲之持其馘以獻守士因占賊易與氣益倍頃之賊蠡合攻城鑿門旁闌斃石潰守者穴其上煨鐵汁投焮之稍遜侯乃縋死士下蕭葦縱焚逼賊因大却明日賊大治攻具燔城外廬火延麗譙人且亂侯隨方救禦竟無患又明日賊分徒

五道並進攻勢甚蹙侯麾士奮格名獵夫貫毒弩殪其渠比夜使衆襲斫其營奪大旗攻械以歸甲申賊急造雲車飛梯引以臨城呼號出角觝蒙鬼物怪獸狀惕衆侯顧笑曰賊技不太窮邪矧車高臨塹其引動易傾仄第嚴備待之耳乃相陴要害各設布棚木柵伏兵械其中計賊梯附城即併力鈞掣橫斫之示士以必勝算少間賊車果自敗守者鼓噪相詈詬賊環怒氣沮計莫知所出乙酉乃詭愬祈免實畏情擊之尾其後也侯私度不教之民不可令追戰許赦以勿死縱之歸於是賊黨密相戒自後無敢窺南豐矣邑父老咸焚香泣拜曰侯誠生我願借履鎮邑中立祠報侯德侯固避不之許久之有監司至乃令民列侯位名宦祠中用慰衆誦思距今既八年矣其邑太學生李良翰曾鉅輩始來都述豐人意以



狀謁余文載之碑曰侯功德在邑宜百世俎豆之茲無小大方朝夕致祀禱不有名文鑱堅珉其曷用垂永久余曰然吾聞古畏壘之民事庚桑則嘗尸祝之於其存也在法不有能禦大菑扞大患應祀典者乎林侯之於南豐既合矣余辱隸太史銘功示後固職耳遂不辭二生請特敘侯事撮其槩并系之銘焉侯名潤字若雨閩之莆田人余丙辰南宮所校士今任南監察御史風裁嶽嶽振一時人方大倚其施用銘曰建昌東維南豐肇邑山水紆盤人文秀蔚在宋多賢樹休揚勩肆我明興厥問罔墜士修行業民勸乃穡奠邦歷紀孰蹈反側在歲丁巳流寇奄熾夷我農畔驚我市肆突衆三千薄墉以騫集若虓虎踞怒奔前侯侯林侯萬夫之望輜車在邑既戒攸行訊寇棘誑怒焉心忡弭節還旆竟奏膚功儒衣秉麾召衆登陴委蛇言笑坐奮厥師從我國良齒其凶倡化孱使搏歐懦俾襄豐人曰嗟賊來還嘷微我林侯室家其獲豐人曰嗟有城敢睨微我林侯紛竄若遺繹既共我令訖同允鑠衆志亶堅孰攻礪厥公矛劍楯森周賊來沸塘覩我悔謀顯允林侯繫世鮮儷天活我民俾侯卒事民誦其德士述其功匪侯在邑孰完厥封額額之城既鏘既局孰遺乃壯侯猷是經侯去其邑豐人式思尸祝載祀報衍無期太史謨銘俾琢貞石篆告休聞永勒亡極

安遠縣報功祠碑

儒者之效仁義以禋躬禮樂以牖世其推施固有常矣乃若戰陳軍旅戡禍亂而除凶殘抑豈非儒之功用而世或岐而二之儻邪夫文事武備仲尼所兼舉而不敢懈至行三軍必



思與好謀而能懼者茲儒者經世成務不以偏長著成能也  
我戰則克庸非慎此以出之也哉明有天下二百年名世翊  
贊後先績業既炳炳在功牒矣列聖深涵浸之澤民物極盛  
而豐孽蠹因之萌作寇攘姦宄之患蓋歷世所不能免者矧  
我江右襟負江嶺之會乃虔一郡特據諸境上游介閩粵荆  
黔之徼隩長山穹谷深林茂箐亘彌入於無際剽猾藪匿其  
中蹤跡詭伏難捕詰嘯羣散劫則環四壤皆縻潰而安遠一  
邑獨當蹂躪之衝正德中陽明王公膺虔督撫之任爰披榛  
棘蒙矢石親履行間數年始悉諸醜類苗疇而種斷之虔人  
咸誦戴其功然在安遠爲尤至故建祠尸祝無敢怠忘公去  
虔餘四十年宿黨寢逋以聚暨嘉靖之末厥衆遂盤爲三巢  
其稱下歷者萬數千徒出入三省界中所攻掠殆無寧日大

吏憚莫敢櫻則託撫爲暫安計其屢叛固無馴致之者中丞  
堯山吳公既奉命秉鉞視師乃進諸將吏問故歎曰是安得  
復蹈往失遺後艱乃絕其招請特疏暴賊罪惡於朝詔合三  
省之師徂征兵既大集乃授謀各帥分道而入安遠一路則  
前令長今郡丞李君多祚主之李素得邑衆心既受約即潛  
徒出賊所未料夷其壘合諸師電掃霆擊賊蕩滅無遺類斬  
馘係俘至多不可勝校下歷平二巢益震讐靡措公下令殲  
其凶渠數百輩餘竟從招順勿問於是虔諸邑始奠厥攸居  
而安遠人固自謂拔塗炭以臥茵席仰公幸更治若陽明公  
之重鎮臨其土也邑縉紳衿佩集父老子弟謀曰今之有公  
不猶昔之有陽明邪今昔功同而報異人其謂我民何乃鳩  
衆協工即陽明舊祠撤新之奉公配其右方又諭李君積有



德政於邑矧亟從公破賊其勞絕他吏若俾俎豆一堂無以等秩沮報思於義殆可皆曰然遂計所以樹示不泯曰必可文鏡之堅珉庶幸久無壞乃因余邑應丞本泉以徵辭於余既遜弗獲乃復曰吳公功德信不忤陽明公矣夫二公功德所自出其本不在武事之建立也陽明公以大儒振一代公固聞其風而興起者著流顯績彬彬皆儒者施用要於仁義禮樂固同條而共貫也諸士思其人不論其世可乎抑禮生而祠之非古也自畏壘之議庚桑氏始也漢有石慶韓稜之祠僅出一時之慕德者暨唐狄梁公宋張文定公繼迹乃益章傳焉其人固當百世祠之也若今安遠之祠二公豈非後狄張而同揆與在記以勞定國與能捍大患者皆應祀法則茲祠其既合矣余故樂爲之撰列成碑石又著之詩俾邑人

士詠歌益永報思於無窮其詞曰帝赫有命德罔時競自我天覆疇敢弗順有屈旬荒嶺嶠之間脇閩吭粵厥郡古虔崇山堪巖嶮險互參林箐闐閔豺虺攸攢崔崔安遠逆踵亟殘蹂我良眈鞠就屠瘴昔有陽明伏鉞紆衡靖此塘沸奮儒以兵夷厥螟蠹誕布嘉穀爾耄爾稚含生并育四紀閑閑盜敢余謹誰其嗣者俾長悖頑萬徒旅拒掎邑麇都矧墟若市交割孰盱顯允吳公荷天之寵既虞遠庸抑愴近証往誓戎行曰揃岑岡粹披下歷萬酋倏偃旗仆鼓歸休將士兆黔匈顙紛訖獲事桓桓李令安遠暨命小摩大拊扞邑以靖邑有賢祠言報往功功邪德邪孰軼我公媿迹陽明活我蒸人我食我飲敢忘夕昕爰訊長老暨大夫士配德作朋永欽世紀於稽往哲宋張唐狄祠像著德百代靡斁安遠之祠庶其似



而刻石以永太史之詩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嚴嵩

瑞州府通判姜榮仁甫之妾竇氏死節事聞詔賜碑旌門表之曰貞烈正德七年夏禮部符下省府太守鄺侯璠合部吏士耆民言曰自古貞媛烈姬必經變故而後著于史冊今觀尚書章奏所稱不為盜污死節者山西之郡多至三十二人瑞賊煽亂彌年攻剽淫暴甚獨竇勵不可辱之節凜然儔伍間豈怵威顧身比比然抑造次引決畢命草莽不幸不為人知者或多也賴天子神武殄殲羣兇平亂既成彰善斯舉而妥侑弗飭其奚以激勸于後其度地樹落伐石屬辭史氏以稱明詔褒寵節義之意於是高安令翁素使來謁辭謹按竇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也嫁為仁甫妾仁甫以冬官主事出

判興化尋改瑞州華林賊乘間來攻瑞城仁甫方署事亟挈郡符付諸竇出集兵捍賊賊斧垣入竇度不可復脫匿亟潛寘符賊執之又執其子婦懇釋之獨執竇行高安民盛豹一父子亦在執竇語賊曰此人可遣還報諸官官必以多金來贖賊如其言竇耳語曰我不死者以郡符未白也汝還言於官在某處無念我我即死矣至花塢鄉見道傍井給賊渴求飲遂投井死賊相顧駭歎去六年五月十三日也明日仁甫求以歸面如生殯城南僧院今祠在瑞城東迎恩門內志而係之詩詩曰皇降下民厥賦惟鈞嗟茲竇姬稟德淑靈蒸蒸日上門好靜寡言爰侍君子守官來筠筠襲寇盜豨突豕奔谿窟林麓嘯呼成羣乘間竊發遽侮于垣氛焰翕張載驅啓行仰天大呼有淚盈眶詎敢愛死以污犬羊繫郡有符君子畀



我符存罔負我死其可盤盤者村曰于花塢有冽彼泉實我  
死所奮身一躍目不見水躬豈匪卹義之是取如金出冶如  
玉全璞如彼松柏挺然聚落古有二竇投崕而隕爰有彩鸞  
赴流以盡烈烈竇姬匹之曷疾駢美載籍以昭于後惟柱史  
郡伯抗疏首稽天子亦惻制書煒煌表厥里宅迺相城東作  
室巖巖玄楹髹門有奕像瞻邦人至止烹牲是祀旨酒既清  
籩豆維楚鼓鐘送尸款款歌舞天子萬年金湯四維邦之清  
寧人以完嬉爾有室女娟娟秀眉閨闈不出豈識悲思刻辭  
堅珉以載帝德以揚令勞以示民則

復密都統廟碑

周相

密都統廟者宋咸淳末建原額忠勇元至正年改今額都統  
宋官密佑領之故稱密都統廟云都統廬州人起閣門宣贊

舍人統兵鎮撫州咸淳十年元張榮實呂師夔寇撫州都統  
率衆禦之及賊至進賢縣西賊盛氣呼曰降者乎鬪者乎都  
統怒厲聲罵曰鬪者也狗鼠焉敢與我鬪遽麾兵進兵雖寡  
氣吞賊賊辟易十數里至龍馬坪連戰數十合殺傷相當賊  
大益兵縱圍之數重矢石如雨都統領令其部曰今日是我輩  
死日戰或得生部各勉之部悲憤皆殊死戰自晨至昃都統  
面中數矢拔之又戰血流被面呼聲震天身又被四矢三槍  
衆多鬪死無一人降僅餘數十人都統領雙刀令衆曰視吾  
雙刀突圍衆曰諾都統領雙刀如驚電賊兵將目不得瞬觸  
刀鋒碎額斷項鬪肩裂膺飛血赤通道都統領先其數十人突  
既得出徐殿之南走渡橋板陷被執賊雄其勇昇之歸見其  
帥索都解解咄曰壯士拊慰欲降之不屈繫之月餘終不屈



嘗罵萬碩為賣國賊使我志不得信萬碩黃姓江西制置使  
陰通呂師夔自洪退屯撫致洪撫俱沒一日都解命師夔劉  
槃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誘以官都統不為動語益  
不遜槃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叱曰汝行乞於市第  
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解衣請刑遂死觀者盡泣下  
嗟乎烈哉龍馬坪鄉人壯其節相與歸葬其尸封樹其墓立  
廟祀之相沿三百餘年鄉人於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歲時  
伏臘必祭祭皆欣欣如子孫之於祖父然觀風者不能為請  
於朝載入祀典春秋遣官已為大失何近年以燬淫祠去之  
嗟乎伊誰為之無人心一至此哉余觀風亦二年髦昏不知  
侍郎曾前溪舊居龍馬坪為余言之且言廟毀墓將犁為田  
余謝前溪檄有司廟之墓封樹之碑之誌之銘之使千秋萬

歲祀之

梅溪戴氏祠堂碑

宋儀望

予讀虞文靖公所著吾邑梅溪戴氏祠記因歎古者公侯卿  
大夫皆得世其國家生有宗死有廟其後或至千餘歲猶得  
推本其所從來何其盛也自周道衰井田廢仕者既無世祿  
公族之後往往降為庶人散處列國蠻夷中所稱聚族報祭  
之禮亦漸陵夷衰耗矣漢唐以還制大夫以上始得立廟庶  
人則祭于寢其後伊川程氏乃定始祖之祭朱子謂庶人無  
廟復以祠堂易之而始祖之祭猶有異同二公皆當時大儒  
而議論規制猶不能一况當元季其紀綱政教視有宋不逮  
遠甚而梅溪戴氏獨能遵程朱之意勑立總祠以祀始祖可  
謂拔出流俗其為文靖公所稱述宜矣祠故毀于兵燹弘治



中徙建于湖塘未幾復圯至嘉靖某年卜地于村北之陽坳  
祠其上予友梅泉斗南父諭于衆曰吾家總祠迄今三徙時  
世數改工力維艱母亦文靖公遺訓有以詔我後人而本源  
之思歷久彌勤今茲之祠宜有銘述以昭示無極乃率其族  
人徵文以紀予嘗徧考戴氏之鄉其地多深山大谷靚林表  
野其人多聰敏沉勇鷲桀悍戾其俗多尚氣節喜爭鬪百餘  
年來諸所云故家鉅族皆立總祠以聯束其族人凡歲時祭  
祀之節聚會燕饗之規疎戚慶唁之文皆聚衆於祠講而行  
之至於軼行不軌之夫強吏所不能致文法所不得繩一爲  
族人覺發則告之總祠而共棄之不特嚴祖考供祭祀已也  
可謂厚矣戴氏固文獻之族當唐僖宗時鎬由吉州刺史留  
今纂溪鎬子延昌復以殿中侍御史刺史虔州載遷梅坑彼

二君者在禮所謂始有家之卿大夫也其法宜得世祀邈唐  
歷元擢科第由薦辟者三十有二人入國朝來翰林典籍安  
高皇帝嘗賜和秋日鍾山等詩他如訓導益仲教授紹安國  
子生惟朱又嘗服官入貢皆得陪祀嗟乎戴氏之多賢如此  
宜其歷世綿邈引而弗替予故樂爲之銘俾後之覽者咸有  
所興起焉銘曰惟戴之先譙國爰始在漢有聞大小戴禮歷  
世綿邈刺史奮起守官于吉纂溪攸徙桓桓殿中載守于虔  
乃謀厥居梅溪實遷支庶既繁人物振振絲唐歷元三十二  
人我明繼作曰有太史鍾山賜和賡歌是嗣服官儒宮受學  
國子奕世載德文行媲美村北之陽祠宇載移厥堂既敞亦  
有寢棲樹之茂檜繚以崇墉誰其尸之刺史殿中左右陪列  
文獻是崇歲時祭祀罔不肅雍於嗟戴氏孝思弗匱以引以



延於皇休譽詩以銘之以詔來庶

蘇公眉源新成文昌橋碑

湯顯祖

郡東出數十武絕汝水而梁中于信盱連于淦章冠蓋郵驛之使無虛日率以東行爲良橋宜廣以紆而居人旅子肩摩踵錯其亟於斯也固晝夜然矣橋之以石也宋嘉泰始也橋之名文昌也宋寶慶始也而唐季柏倅虔冉記乃云汝江趨文昌橋非橋也堰也入元兵燹相仍橋政無所考至嘉靖間守陸公堂與令林公恕卷石易木則其先櫟也六十年而金隄復水以全力注橋橋敗將盡趙州學所記橋隄足兩存者非耶後視敗卷乃有土其中水入而隄宜矣守張公試輒募民毀故整而加大者四數年而丞晉江朱公于讚署即檄驛丞孫耀祖募修其餘仍櫟爲梁成且三年矣而倏以燼公私

咸病焉春夏間水暴下橋敗石犬牙立破船而漂流卒不可救者歲常百十人號哭聲被岸而莫敢以告以害而莫爲緩急者費也天以蘇公惠民至而顧視其址曰此豈不可更爲耶視帑帑虛募民民劬吾有以處此矣夫民上所使也聞之用地者以利用天者以時而用人者以和不和而強使之千萬人不能用也和而使一人焉可也和莫如以道公清微虛遠以道正其體顯允踈越以道弘其用與物無營而與民有經所治官屬大夫士下至閭井匹夫匹婦與同憂樂急人之善而寬其過得可而止其容蒼然其中穆然未期而士民安之豁如也滌疵導休善氣條遂公所起意莫肯用戾於是耆稚士女皆知公有意乎成梁而未知所承也有馬之嫠婦人持其半歲孤兒來訴曰是兒家累千金欲得者衆懼無以寘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二  
此子公喜而頷曰役其濟矣令婦人出而意示其宗老曰財散則孤兒安以爲梁誰爭彼者乎宗老以語嫠婦人嫠婦人曰謹如命公起曰信哉必若所爲府不汝與也立爲徵匠于開化新安所嘗治金隄者以來而擇三月良日首事以聞監司莫不允悅公乃進耆老百工而教之曰若知爲橋所以固乎宋守王君謹始爲石梁而屋之平以板火漏其隙江風扇之不可向撲昨之火猶是也慎無櫟與板而以石上下之縮水門之一而增高焉甕之無以土成無以邸閣雖厲焚無益也中爲亭以休而繚其闌以馮若是則水火之猝至而風雨之無時其將免乎皆曰謹如命于是伐石冶鐵排槎鍛灰傭善估謹往來蓋十月而水門具逾年而石道平何其快也官無董稽民無勸迫何其佚也橋成而居者連連行者翩翩又

何適也高雄敞鮮旁無蔽虧南望石門金隄北望鍾陵劍墟溶溶蔥蔥開煙翕霞臺城參差豐茸萬家亦何壯也長雲亘施潛颺折螭永無害菑又何固也一時驩舞道幸以爲天地人合發於茲不知我公所以執天機立地符起人心者蓋有道焉道至而功成而公不言功郡士民與家封君謀所以言者以命予小子謹爲記而勒諸碑

黃司空廟碑

黃在裘

豫章城南三里許爲南雩雩三面環三祠雩東行數百武迤瀾而北極於平田徐孺子墓在焉墓稍南爲漢陳司徒蕃祠又西止於江爲晉司馬溫公嶠墓墓右爲祠近爲大族所廢東北里許爲司空黃公祠仲舉太真事皆表著豫章人人能言之唯黃公起梁陳間南史稍軼祠亦雜穢與諸神廟等雖



春秋血祀不異而問司空遺事則豫章莫知爲何也新安范公博物朗識治先教化舉廢興墜甫下車即修葺澹臺孺子諸祠墓所在弔軼景哲啓遐詔來人士翕然向風次復溫司馬墓歸侵祠址修陳司徒祠黃司空祠闡名搗實鳩工庀材不朞月而封樹增崇廟貌改煥志功德示不忘也三祠鼎然于南雩之間高風在望余忝幸而在事諸祠墓范公業已有記會司空祠成謬以記屬余安能爲役哉按司空諱法甌字仲昭新建巴嶺人史稱其忠義有膽力能距躍二丈日行二百里此之爲異已自天授又嫺書疏明簿領爲士民所推即所著持居然經世之規侯景之亂公即合徒里閭內爲桑梓保障外爲建業應援何其烈也時太守賀詡下江州公已監知郡事起名無何陳武帝將入援金陵李遷仕中梗帝命周

文育領西昌爲備公以兵資文育破遷仕而自屯新淦據豫章上游已而侯景遣于慶攻豫章將揜公不意公卒破于慶殺之自是景終不得窺大江以西大江以西人且較然知有逆順羣兇不敢相附諸鎮之援俾得自堅公之力也改領高州刺史封新建侯永定二年新吳人余孝頃據豫章與周迪擒孝頃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已而迪反公又平之內史熊曇朗反金口公又平之累功進爵爲大將軍領江州刺史光大五年大舉北伐公爲都督出歷陽大收礮車步檻之功進兵合肥禁侵掠躬勞撫則又駸駸乎仁義之師矣比加侍中封義陽郡公鎮壽陽薨贈司空謚威豫章人血食之自梁陳以來至今未改也嗚呼江州高州公蒞政郡也與豫章不相及豫章人何以祀公蓋豫章者交廣之襟喉吳楚



西漢書 卷一百五十二  
之要會金陵之門戶也豫章不守則金陵受其衝交廣之貢賦不入楚蜀之委輸必斷故公一守豫章而于慶之襲敗孝頃之據敗曇朗之叛敗公雖無煦煦偃拊之政而大有造於豫章者三焉況身犯鋒鏑履危險出民水火而厝之衽席之安此其為烈又豈一粟一帛之力哉天以豫章賜公千世食邑此所謂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宜也靈光巋然高山仰止謹稽首為之銘曰天柱正傾地維紐絕濟時艱難非才則裂羿澆爭驅梁陳之季蠢彼逆兇窺我神器日月蔽虧宇宙昏蒙物情大駭蕩然無庸挺生英哲實起桑梓誓衆勤王指顧摧靡迺援建康迺振西昌新淦既都羣醜殲亡北伐之師凜凜而制威敵以謀禁掠以義迺奠豫章維公故里没世不忘廟食於此范公為政仁風在茲景仰高躅復新厥祠蘭鐙桂

醕琴瑟既具萬舞斯聞神其至止願言祝之福我元元十風九雨陰陽斡旋神亦告余鑒於明德惠我氓兮乃土乃粒

令公濮侯去思碑

郭子章

世之論政者必曰嚴愛昔人辟之火水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似也顧主嚴者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寬難是縱火焚林而無以水沃之也而又懼夫暴聲殺機之為名累則混之曰吾嚴所以成寬是令火可為水也其勢焉得故寬嚴當互設水火應竝陳而後先次第尤不可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于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善用水火者先火後水善法土天者先

天後土故政教大舉于當年德澤永沁於異日所居得民之尊既去得民之親子產孔明之治鄭蜀得之矣刑鼎之鑄申



韓之書說者病其太嚴而誦子產曰古之遺愛誦孔明者曰見伊呂失蕭曹迄今數千年後民猶見思在當日可知已舒城濮侯之治吾泰也蓋法鄭蜀二相之術焉侯始令長興既更吾泰逋二年考績侯自著諭民便覽予爲之序曰鄭人思僑蜀人懷亮具在此書比侯應召去泰今令公王侯爲刻侯官運碑予爲之記曰砥前癡瘕解後矰繳亦詳哉乎其言之矣侯赴召後以讀禮居堊室士民思侯善政爲伐貞珉紀之聞之王侯後獨言於予予惟侯之政夥矣細者亡論論其巨者陳者亡論論其存者巨莫巨于賦役初議官解時每石派銀八分後實減止派銀五分四釐有奇歲減九百金嚴禁私科每石一分歲減三百六十金泰故設直櫃老人外夥積保內輩猾胥奴里隸甲刑牲彘酒比之豺狼虺蜴侯革之歲省

費二百金豪芒龠圭皆民脂膏昔苦民運而今易以官昔苦直櫃而今自守櫃民惡得亡思民苦歲歲僉保正副侯令見年里長兼充民苦歲歲僉收頭侯令里長依糧虎鼠遞充兩廂民苦歲歲僉總甲侯令保正副每人承直半月民惡得亡思其存而可目擊者邑龍首山故築一塔後議再築一塔以時訕舉羸而半輟工侯竟之費五百金與前塔侔邑故亡社學侯捐四百餘金市田租八百六十斛爲社學費今社師雖稍差池而侯田如故租如故睹浮圖而思築者睹社而思置者民惡得亡思爲十年計誠詭寄包攬爲六限計誠積保誑收爲推收計令彼此親供對同即以造冊而書算亡以售姦爲綱常計諭叛奴毋負主毋跋扈令反側子自安民又惡得亡思雖然此皆爲民萌也有本焉侯初下車與神矢曰有司



索耗天人叢災故令收頭直櫃令納戶自兌自封自內櫃中收南兌米較正鐵斛比舊斛省米三升令糧戶自槩玉尺提身冰壺照物當在任時民敬之似尊而不親今去五載民思之又親而不尊侯自處于火與天之間而民愛侯在水與土之際予非為侯佞也侯性清峻今伏苦土本不祈人知而內姪蕭博士應禎補諭舒城與侯朝夕且三年以書來曰濮侯蕭然鄉園結盟泉石門止五尺之童清見千尋之底嗟乎侯亡愧此石予亦無愧此文侯名中玉字琢如號卓峰直隸廬州府舒城縣人萬曆丁未進士

龍興橋碑

鄒元標

昔者先王愛民甚篤慮民甚周也備其不虞有司關者慮其道路有司阻者載在周禮織悉備具如造舟為梁澳澹猗猗

之類見于經書者可考後復易為石杠取其堅固可垂永久民不病涉而又有形家因之以綰轂下流為人文地者此龍興橋議所由起也顧費鉅時詘遂成道旁之舍會闢嶼梅吳侯來邑薦紳耆老文學卒史復上其議侯聞欣然曰夫茲地蘊靈閔奇久亦下流空洩之故且褰裳滅頂者歲有吾何敢後遂聞兩臺使及觀察守相咸報曰可侯首蠲俸倡諸士民爭出貲應計費數千緡經始于萬曆癸丑冬至乙卯夏月告成事脩數百武廣四軌崇數仞稱奇觀矣諸生耆民某某過而偕予姻友王學博鉉徵記予竊窺世為吏者神情必有所注注於下則慮周民隱注於上則窺矚為工以窺矚獲上者十之九即邑事廢弛不暇左右顧矣侯汲汲民隱是周又以澤民者造士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耶先是欲有事



茲橋未果有童謠曰欲此橋興待福安人民不知所謂今橋成始知侯爲福建南安人神告之矣凡欲成不世之役者在先得民心得民心而後能得其力今智者輸財能者竭力匪侯深仁湛恩淪浹膚鬲欲民樂子來成功之速如是得乎侯初令順德創閣蔽霄竟有魁天下者是橋舉多士從此起矣昔崔雍州得美材數百章橋之人以名崔公橋侯雖欲不尸其名不可得矣學博嘗述邑江山之秀草木和柔月朗星麗偕諸生泳游其間不減沂雩風致予雖老尚有志四方行當撰杖尋學博盟登茲橋一聞樵者漁者歌侯之德澤乎侯名宗周字熙偉號嶼梅世以名進士起家敬系之銘以永侯思銘曰漢庭治世數吳公後先政績古今同驅石何年至海東跨虹矯矯若游龍瑞氣鬱葱如貫虹碧水丹山映遠峰苞靈

孕秀起豪雄千秋碣石紀侯功

懷仁祠碑

萬恭

江右父老苦十年一役法久矣肅皇帝季年嫺于民瘼思以恩澤之乃下諸路撫臣令曰役民者其猶舉重乎九年者逸而以一年舉萬鈞直絕肋斃耳宜莫若析萬鈞十舉之一年直千鈞耳亡九年之逸然亦亡一年之斃命之曰條鞭法父老扶杖加額幸甚自是民亡斃也而諸路竟格不行御史大夫周公如斗按部江西與諸有司者矢曰所不能舉條鞭爲父老計者有如江水乃拮据四閱月而科條悉具然精竭而神渙矣疾在褥矣猶刺刺理條鞭事疾且大漸諸司視之猶手書空作一字蓋以一條鞭殉也悲夫父老哀之祀懷仁祠于章江之滸司馬氏曰余每入懷仁祠未嘗不反面拭淚云



夫周公沒迄于今父老數爲余言公疾則萬禱公歿則萬哭公祠則萬奠彼其時法令非洽也劉公光濟繼之然後大行蓋周公凝其意劉公述其事皆精之極也神之著也周公祀懷仁劉公祀仁政所謂精極而神著者非耶後十有六載周公從子伯思宗爲新昌簿仲子愛爲南昌簿飾祠而新之余聞之食粒懷稷飲井思益江右鞭法若故也乃周公安在哉夫周公爲江民也死江民爲周公也祠百世之下將憑祠而觀章江之瀾必且泣然懷曰此縈焉而迴者非章江之瀾殆條鞭之仁液也已

復豫章城三湖九津水道碑

豫章氣脈南自梅嶺萬馬騰空而北下聳華山衡朱嶺插招雲峰而東度河擁白湖嶺而北走聳岡前嶺又西度天王河

播爲大陸北而浮者鰲而突者垂天之虹者涉江之龍者歷上雒旗岡上諶麥山折而東踰佛頭塔折而西抵南關稍折而東掠武場入焉爲澹臺祠又折而北爲永和門西歷府基至德勝門又折而南其中脈歷新建縣擁四道兩院而盡于鐵柱宮左三支爲閩司臬司爲府庠盡于兩學者爲龍蟠右三支爲藩司爲南昌縣爲鳳凰坡盡于廣潤門者爲虎踞南二支一入進賢門東爲正學書院而盡于軍器局一入進賢門西擁京山廣積倉而盡于惠民門城中蕩水者爲三湖曰東湖曰西湖曰北湖而城中洩水者爲九津曰五行津曰五事津曰八政津曰五紀津曰會極津曰三德津曰稽疑津曰庶徵津曰福極津有沙以抱之有水以匯之是江南一大都會也又章貢之水西招吉袁臨瑞之流大瀦者爲贛河一千



里繞而左又軍峰之水東招杉關建撫之流大潴者爲撫河  
四百里繞而右繞而左者穿樵舍吳城入於湖爲西鄱湖繞  
而右者穿楊家灘趙家圩入於湖爲東鄱湖兩湖又北駛百  
里始混一於彭蠡顧三湖九津之水與西河厓厓隔綫脉不  
肯歸附西河入西鄱湖而獨蜿蜿蜒蜒出內水關穿廣潤章  
江德勝永和四門之城壕而過之東歸蜆子湖艾溪湖出牛  
尾閘趨楊家灘入東鄱湖夫三湖九津之水顧舍其近而遠  
是圖去其所甚便而附其所甚不便是豈湖津之性哉蓋城  
中之脈從西而東又折而北而西而南故城中之水爲氣所  
扼遂從北而南又折而西而北而東山逆水水逆山交互紐  
結而不可解以散乃信饒二河之水自震來而會南九二郡  
之水自兌來而會都昌大岫導吳越諸阜控彭蠡之東爲大

龍蟠匡廬大岫導荆楚諸阜控彭蠡之西爲大虎踞鞋山既  
障湖口載翕而三湖九津之水道悠悠洋洋六百里而始浮  
於江蓋至是而北門之鎖鑰備矣是又江南一大佳風水也  
事在張學士碑中弘正而前風氣凝聚人文宣朗祿食足名  
臣魏科足名賢而今安在哉後來者鄙乃徒苦三湖九津水  
患爲不克恢復故道又從而爲之外水關洩諸西河棄故濠  
堙爲市肆堤爲魚沼以恣彼貪暴豪強之谿壑而城中之水  
患日博風氣日散者將百年矣豫章刺史范公以聖賢之學  
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媾人事間以咨司馬氏指掌而畫之  
斷焉清九津之舊源紀三湖之故額培綫堤之原脈禁華蓋  
之培削毀魚沼塞外關深斯湖也鑿斯池也若廣若袤悉丈  
尺而從事焉藏在府庫圖在象魏且命司馬氏文而勒之貞



砥揭諸應門之右告我父老子弟萬萬世愛而護焉以永嘉  
惠我豫章之元元司馬氏懼其久而玩也係之以銘曰桓桓  
刺史南國之綱不解于位外大邑是疆理我三臈而湖之水  
茫茫理我九竅而津之水湯湯我血氣我沼我華蓋我罔反  
我璞質完我金相彼何人斯胡不實崑崙之頂而自裂紀堂  
胡不虛震澤之腹而自埋肺腸不念刺史苦自取滅亡河洛  
思只終焉允臧桓桓刺史匪居匪康我有顓蒙刺史匡之我  
有餓人刺史糶之田則有崖澤則有梁父母孔邇遄撫我南  
邦

重修南昌縣學碑

南昌學國初據東湖之陽向離居夫子獨爲震門出入諸文  
學蓋緣東湖空蕩不利南門因徼便青陽耳乃洪永而來文

學不利東門形家者屬言跨湖之中榭南北爲之高橋令湖  
勿蕩向離而出入焉便遂堙東門始文學蒸盛矣然湖水病  
泰順也萬曆十年撤門而高廣之余以形家術則爲吳七離  
三之局秋果以鄉貢士甲諸邑春以舉進士甲諸郡十五年  
何南昌侯來刻意興校作人之事爲余計高橋湫下縱湖水  
纒然去也又刊缺而弗文遂繚梁而爲紺楯朱欄若文筆纍  
纍插于西兌萬頃漣漪又若龍蛇走筆端雲箋水晶風行水  
上莫可名狀迺白于刺史范公得官帑百金有奇治夫子宮  
高其臺飾兩廡治殿門額之曰萬仞宮牆治泮池爲崇梁置  
楯焉又爲之龍門治櫺星門護以臺欄治明倫堂匾科甲貢  
名治啓聖公祠魁星樓兩齋室及義路禮門立名宦鄉賢祠  
於應門翼室從司馬氏議明二百載立之自侯始治膳堂號



舍學門以及於騰蛟起鳳坊而南庠之人文熾地氣完矣是役也費經於極匱工料於積荒事起於大圯至艱鉅也乃侯百金而舉之百日而成之無他是皆誠一所致上通於夫子之精神下洞於文學之心胸是年秋舉者十有五人連郡庠總之得二十有五人蓋侯一鼓而甲天下諸邑庠矣未有治學成功若斯之易得士若斯之盛者也文學謂余宜有言司馬氏乃言曰古者謀遠舉鉅挽氣回化何嘗不重形勝哉詩曰相其陰陽非形家者山宗耶曰觀其流泉非形家者水宗耶茲侯治夫子之宮兼形家而用之升其堂可以挹九德之光由其門可以窺數仞之牆湖之水可以助江漢之洋洋湖之梁可以注洙泗之湯湯將出之而安焉攘焉以名世入之而游焉息焉以珍藏後來者務高斯橋深斯湖毋為奸利塞

其兌而毀其方侯所為拮据卒瘁而不已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越人有獲全璧者懼全之之難售也則裂而為之玦君子以為不愛璧夫玦百之售寡孰與璧一之售多猗諸文學其愛璧哉母若越人之裂玦務永永保南昌侯之全璧矣

### 築五圩碑

豫章北陬遡黃溪渡而下巨浸衍為平沙非三壤故疆生齒日繁則與水競利奪而成壤為圩者五曰余家塘黃泥埒雙坑圩萬家塘王甫港皆若崇墉然括內成田以數十萬跨南新二邑屬之糧以萬計下聯四十八圩即五圩成四十八圩皆壤也五圩敗四十八圩皆魚也嘉靖初載洪水決余家塘再決雙坑圩其時縣官困于財水民詘于力三載乃底績圩民若竭澤矣踰六十載乃復故壤萬曆十四年春徂夏淫大



水四月決余家塘破之決黃泥圩又破之決雙坑圩又破之  
洪洞無涯田殫爲湖廬殫爲瀦室而憑者擲而浮者桴而沒  
者蔽巨浸而下而圩民將靡孑遺矣南昌何侯選乃匍匐水  
行乘舟隄行乘屐救死掩擲問疾賑饑已乃約圩民諭之曰  
吾聞嘉靖初二決猶然疲三載塞之也奈何今三決而不圖  
一勞永逸之也無已則錮石堤乎圩民曰是沙壤者亡底也  
安所置石爲侯曰吾知所以處此矣歸白上大夫括官藏三  
百廿金募水民田夫以萬司馬治方溪湖堤法從事焉蓋黃  
河捲埽法也法以草小綆密布于下方置板焉覆以草茵內  
實以土先以巨綆貫小綆之外堤人拽巨綆則平舒席捲而  
墜諸決中視畚杵勞一而功十者也乃三月而三決盡塞上  
排五圩之橫批下拒四十八圩之直擣逾年田盡成壤水盡

歸墟圩民大說奔司馬公而問焉往三年塞二決而民益病  
今三月塞三決而民益安何以故司馬公曰是以修圩寓賑  
饑又處之之術善之善者也昔東周君欲爲稻西周君不下  
水東周患之蘇代爲東周君以術于西周君遽下之水稻乃  
大登夫爲稻術亦何常之有哉今何侯爲稻術莫如成壤成  
壤術莫如塞決塞決術莫如捲掃嗟圩父老宜令世世遵何  
約法也毋患世世不東周君稻者

牛尾閘碑

豫章東郭有奧區焉南捷于蕭橋而北距諸河水溢則大瀦  
水涸則鉅野不可田弘治中祝刺史瀚大發粟七百石聯長  
堤西始石亭莊東抵牛尾埧延袤四十里北障大浸入鄱湖  
而南懇平田數萬畝命之曰大有圩圩東錮之石閘江溢則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二  
閉以拒浸湖濫則洩以平田是霄壤之業也隆慶初圮龔屯  
田使大器捐二百金成之俄水決西閘丁刺史應璧發粟百  
石以葺俄又將圮萬曆中周刺史良臣護之石凡八十金十  
四年春大雨至于夏四月湖江海接也圩浮若綫閘沉若竇  
勢且決東閘南昌何侯屬意災民乃巡陌賑饑藥病扶傷活  
饑民以萬數歸報陳中丞朱直指徐屯使范刺史請金粟數  
千計號于堤父老曰以金粟賑是乘桴救溺也徒盡桴耳何  
益吾其以修堤賑田尚永利焉乃循大有堤東視牛尾閘俯  
而嘆曰閘龍口者其堤之吭乎閘鴈翅者其堤之臂乎吾今  
扼吭健其臂而已矣乃大伐石錮東之所未理者及西之理  
而未堅者及版之腐而易潰者費厘四十金耳官不勞而自  
集民不振而自甦田不闢而自稔完計也父老爲司馬公乞

言乃號父老于惠民亭言曰余觀大有圩閘而知數年之中  
長吏所經略良苦心哉彼漢循吏傳所稱說勺陂白堰安足  
道哉古有北山公者平太行土壤而堙諸渤海之尾河曲公  
笑而止之北山公長息曰吾子堙之孫堙之子而又子孫而  
又孫又堙之無窮匱也而海不加深何若而不堙操蛇之神  
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于帝帝命夸蛾氏子負太行而厝諸朔  
東若何侯良苦心哉今而後我父老屬其世世子孫永無忘  
夸蛾子之力可也

鄧襄敏公大忠廟碑

鄧 澄

正統己巳襄敏公以副都御史殉義明年朝命贈公資善大  
夫右都御史賜今謚遣官諭祭官其子瑞南京大理評事國  
錄方志私史蒐揚大書累書煌煌乎著公忠於朝矣而公吾



郡人也鄉邦間宜有一席地以奉烝嘗而久曠不舉郡中一  
二縉紳偕諸青衿若里三老始各呈列守令監司具申覆陳  
侍御王中丞各亟下其事乃相郡之東偏得廢署爲地若干  
畝官給費爲金若干自中丞而下各飲費俾其四世孫繼祖  
繼忠得以儒衣巾奉祀其祀費春秋入歲編以爲常繼祖繼  
忠念麗牲有石而載筆尚虛謂小子某盍有一言以示永永  
竊惟英廟土木之變學士大夫尚不難於死顧所以死難何  
也成師而出君行臣從雖奄人執事識者共憂軍前勝負固  
未決也及寇圍四合萬衆土崩刃夾如林鏃飛如雨縱鳥伏  
獸竄又焉逃之蓋赴義亦死逃死亦死其從也法也其死也  
勢也故曰非死難也今從事後觀之三犂之赫濯方張百戰  
之軍容餘勁行邊家法近在先皇遠則澶淵之役萊公實尸

至今爲宋盛事彼狡然閹也豈無枝柱士大夫之口乃師未  
出伏闕諫次大同諫疾馳入紫荆關拒險又力繼郭定襄諫  
其諫也有獨有旅是猶曰衆頌知其不可也師崩衆殪如張  
英國輩皆久歷行間直相蹂踐魚肉爛亡血塗原野耳公獨  
從刀林箭雨中挺身策馬翼上冀突出重圍及從入敵營面  
叱背盟辜恩責其必以華臣禮見其骨幹神膽實有以褫羶  
毳之狂魄而壯行在之威靈踰年駕卒南歸雖天佑我明默  
啓其衷而公靈爽英威亦似陰有所相助公乎公乎誠自有  
所以死者也方寇之戕公也肢裂體解先軫無可歸之元莖  
弘有化碧之血而自公爲諸生時爪髮脫落皆手自函藏子  
孫竟用之并其生平衣冠手橐遺文以寔豈公預自知其死  
而然抑受之親者毋敢毀傷與嗟嗟畏首畏尾老死牖下者



何限黃腸永隧彼所載朽骨腐肉耳毋以其身為者乃以成  
其身固公之所以為公者哉夫豈直信其一旦之決者比也  
余獨疑以公殉忠烈烈廷議易名顧遺其忠豈以公所為忠  
者易見而平生敷歷於謚法因事有功之襄應事有功之敏  
當互見與今廟額曰大忠所以著公忠者益煌煌備矣余既  
撫其實勒之碑爰銘以詩曰在帝五葉闔竊國柄嶽嶽憲臣  
執法以諍師出否臧帝狩于荒僵屍蔽野流血成江萬死不  
死意氣彌厲躍馬衝堅力詘靡繼雍容左右儼在朝廷天顏  
載舒羣醜互驚猛噬信信叱若獠狗競起噬公膽出如斗雖  
裂公軀曷損公神衣冠之藏一髮千鈞二百餘年新宮奕奕  
苑苑桑梓丸丸松柏黛天霜雨根石柯銅雲散月高儼車畫  
熊公所游從穆如清風公所咏歌勒石山中肅肅春秋秩秩  
邊豆章甫縫衣大忠之後大忠之後克順克孝凡此邦人有  
位則倣以為不信眎此廟貌

新築樂安城碑

徐良傅

樂安者撫屬邑也撫屬邑六臨川在郭內東鄉先年因盜開  
設縣設而城築金谿近有城獨崇仁宜黃樂安三縣未城嘉  
靖辛酉盜起閩廣連入三縣無論屠汙燔灼即長吏寓妻子  
他所負印竄草間與百姓同冠服如此彌月亦不復可以為  
邑矣是歲寇至金谿掠其西南二鄙傳郭三十里而止近郭  
之民猶得入城相與保聚假令金谿尚未有城其不為三縣  
乎使三縣有城亦當如金谿得相保聚不至屠汙燔灼長吏  
負印竄草間如前所云亡疑也以此知邑之繫於城綦重就  
三縣論崇仁西去郡治九十里宜黃南去郡治百二十里樂



安西南去郡治二百四十里寇從永豐寧都來先入樂安從  
廣昌南豐來先入宜黃越二縣而後至崇仁二縣有城寇狼  
顧恐二縣議其後必不敢輕犯崇仁故樂安宜黃之城急於  
崇仁而宜黃視樂安差近即有聲息一夕可達郡治樂安則  
遠又多深林長谷迴谿曲洞鳥道崎嶇而屈折聲息非三日  
不達郡得報點兵集餉又復三日乃至而寇已捆載去矣由  
此言之合三縣之城孰有急於樂安者哉樂安之城如此其  
重且急而前此莫有築者非不知也無堅志厚力以主持於  
上即良有司惴莫敢爲其齷齪者直幸其身之無事以爲可  
寄之後人而無與其憂爾矣中丞柏泉胡公松督撫江右逐  
寇畢約躬省從偏歷三縣嘆曰古守在四夷猶重門設險莒  
恃陋不備春秋譏焉若之何無城以憂吾民協謀於巡按御  
史段公顧言始事於辛酉某月某日訖事於癸亥某月某日  
瞭望之樓守宿之舍咸具樂安之民見城之成不見費之及  
也蹈厲鼓舞戴公之賜而又齎咨涕洟感前之未有此而受  
禍之烈也願譔次上德被之金石昭示罔極辭曰於皇有明  
九葉彌昌六合同氣八蠻來王崇極而孽於粵之野入我內  
地毒我矜寡皇帝曰嘻是烏可宥簡命撫臣殲此羣醜於鑠  
撫臣來自環滁甲兵十萬藏于文儒埽氛清稜達觀徧歷曰  
無城池其何能邑鑿之薨薨築之登登雉堞雲橫樓櫓載興  
鰲溪之民舉手加額挈妻抱兒且喜且惻始者謂何捐汝中  
衢今者謂何安此室居唯天子威中丞是揚唯天子仁中丞  
是宣穹碑永存於千萬年

重修宋承奉郎袁通判李公景通偕配周氏瑩域碑



李萬實

禮曰古不脩墓自斯言立泥文局方之徒遂以封樹爲忌而上世宅兆夷爲平壤莽爲薪坂弗視也不知防墓崩孔子潸然出涕豈非以慎初不密而貽悔足悲耶然不脩有二忽本源者忍匱貲力者詘忍置弗齒即興懷而詘不舉者亦往往有之予同年漳郡守李君文濟憤十六世祖塋歲久榛塌一旦銳然合宗人脩之其所謂懷本源而貲力不詘者與子輿氏曰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太守君念念在是而諸費悉所經營此其措注未易以世俗窺也君既卜日乃持狀屬記於予予雅重君茲舉義不容辭按狀景適公者世爲上黨人高太父遵勗以勲胄尚宋太宗獻穆長公主授駙馬都尉歷三鎮節度使卒諡和文曾太父端慤仕至安德留後俱載

宋史祖昇承議郎父崇陽令涓靖康初提孤軍勤王死難贈朝奉郎官其三子公以廕補歷承奉郎袁州通判南渡播蕩始渡江家南豐集賢里望仙橋復建祠于王院以祀和文獻穆晚偕其配周營窳黃拏者今一都高嶺又名高原嶺表裏形勝左右拱立登穴望之盱水滢迴顧我欲留又於墳後拓壤數十里跨都二疊嶂七十餘負金仙面兜界南城謝坊中苞原藪旁帶溪堰東以重關緣以蹊隧凡卜築布置如斯其魁磊雄富亦可想矣迺其後時移事改支屬離析蓋鞠爲灌莽蟠爲虺蜴又不知何年間且爲市兒侵敗矣然樵夫牧豎過而指其蛾眉寨九曲塘謝坊孔道隆礎復壁輒咨咨然曰此高嶺李氏某窖藏所某漁牧處某扞虎禦盜關也又焉得而泯諸夫先人體魄譬之重器不啻和璧主有而慢藏之則



冥非其主而竊據之則罔太守君質直好古考據精詳其不自誣而罔也較然明矣迺覩茲頽塌皇皇脩復若饑渴之需飲食不容一日緩者推其烝烝念祖之心真可以敦薄俗廣孝思矣視世之冥夫趾迷高曾之壠心忽源本之念者相越何如也吾豐之李俱祖元嬰邑經寇燹故家譜牒鮮有存者予未暇詳考它日脩譜效法歐蘇亦斷自其可知者始然隴西上黨則固遙遙華胄也予嘉太守君遵孔孟超世俗之高誼而又慶吾宗之有人故為紀其凡如此使為之後者繼繼繩繩堂構弗替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詩所謂孝思維則者是太守君錫類之廣不獨為宗人式也凡我氏族其尚有感於斯文

南康府學文昌閣碑

朱國祚

歲辛卯余以史官出典江西試事郵揚子取道鄱陽望廬山巍崖叢葉蜿蜒蟬聯五老諸峰如拱如揖坐船牕睫不暇接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稱天子障哉非人文孰能當此者乎然以簡書孔棘僅形留而神往爾事竣北還南康田郡侯要余登焉懸溜分流七嶺重標映以竹柏蔚以檀松縈以三湖帶以九江洵五嶽之伯仲元造之瑰琦也心境既開目境漸窮迺顧田侯而言曰觀止矣不可以加矣侯曰未也茲其概也山以下闌鬪鱗次炊煙萬縷者南康府也吏散鴉啼雲英英生臥閣者府治也非石非星若沉若浮千鯨掣而萬波衝者落星石也又星子所為名也面彭蠡枕廬阜臨睥睨插霞標者郡學也朱考亭講業其中者也由學而東可百武而近高棟層樓翬飛鳥革者加文昌于觀瀾上也為學設也總之得



山而勝待人而興故余于斯閣創新之而餘者視已成事余曰有是哉先獲我心夫天地之氣運於亭毒盤礴山川而聚于人文是故尼山降靈於宣父嶧陽萃精于孟軻山甫敦秀于嵩嶽傳說受氣於列星即山不化而爲人不能不發而爲人且地氣自近而遠則莫先于康矣康青衿士非乏也迺者扶幹文運其勢不得不歸之于堪輿故祠文昌雄下砂也地卜巽方迎六秀也與城南樓翼然相望而高踰之協龍昂虎伏之義也仍觀瀾閣之址而冠其上登高可以望遠也抑勢愈高而觀愈大也故望揚瀾左蠡之濤則決漭噓喻浹漉汨汨蕩雲沃日望瀑布馬尾之泉則傾銀河飛素練過錦屏之麓而東合于三峽九洪望落星之渚蠶河之洲神林之浦則又養混洶湧懷山陵撼城郭起虹霓含蛟龍賈帆漁艇蟻如蝟如斯瀾之大致也風蹙之而文雨灑之而穀泉澄之而清土滋之而澤而遡其委會競以歸墟爲壑而不可禦斯瀾之極變也在觀者貴自得焉可以觀瀾則可以引而之文故瀾與文同出一源而究相爲觀在易有之曰風行水上渙言水與風相遭必渙而爲文也爲康士者學于斯登於斯觀于斯苟有會於斯而抒之於文將神遊一六原本庖羲而取衷于孔孟一遵考亭之遺教始而終之躋聖達天得時而駕則爲舟楫鹽梅爲補袞將聲流寰宇而澤潤生民如風斯發如泉斯達是多士之自爲文昌也即廬山不遜于尼嶧嵩嶽而落星不遜于傳巖已否則以山若彼以人若此地之勝不我用焉爾多士寧復以堪輿爲解夫我則不文非若大易之所稱渙也者其又將何辭以謝文昌田侯曰洋洋乎德音哉真山



增高水增深而閣增峻矣可以鼓士氣垂不朽矣是閣也外  
峭而內陀豐下而銳上周遭可五丈高四仞闊一丈二尺爲  
梯二爲牕二十有八捐俸于田侯而董其役于典史鄭璧銘  
曰四壁斗卓八牕雲翔吳方爲位彩虹爲梁仰睇都廣混混  
茫茫天墉繚絡五色煌煌息足茲土遙禮文昌太微伊邇帝  
座之旁匡山歷歷鄱水湯湯我欲從之昕夕徜徉濯髮暘谷  
晞身九陽眷彼多士示以周行

重修梅家畬至黃家園碑

楊廷麟

崇禎十有二年己卯夏大水江溢于修德鄉五都之間始若  
髮漂終乃大圯保人之壞游如也鄉邑大夫遂人以咸懼邑  
侯無錫秦公憫之甚曰是不可以日月契也我乃先之則蹙  
言于衆曰凡壞之入以力報也邑人之嘗宅其良者以患準

也嗇老之雄于旅以或腐于力者以才差也名相遠實相近  
也功相若者事相半也我則有大福于汝後人是年十月度  
里裁匡步軌割畝耦量時景役以日至勿或敢匱遂有長長  
有十里鄙有督督有五人涂有植植有八表官徒有專專歷  
三職程事而終不愆于素自梅家畬以屬黃家園丹桂坊縱  
眎之三百七十丈五尺有尋而止側輪不及十之一兼則砥  
之弱則侔之廓以怒則參以敵之廣與崇方水乃淫之而望  
昔矣又倍敦焉嗟乎國家嘗有建義之役矣淮之爲淮則有  
洳口之師矣其始以人之功爲已弗功也辭之辭之矣若之  
何以人之勞爲已勞也身之且身之而弗身其勞也則曰吾  
不敢爲利焉左移而右息焉民之不爲鮪鳧者猶幸幸爾古



之儒者嘗以是爲已病也或不待請而爲之甚乃不惜以其躬衛之曰吾學吾道如是也秦公以儒者之治治之又安能已乎明年庚辰大水軌以立植無逆于泐清江舊史楊廷麟樂而記之辭曰自古在昔乃牽乃顛乃涉其西華陽以別南曰蛇溪維小臯攸同蕭水漱之遂曰滲國前之爲此或廿年或七八年乃至歲易秦公成枳以仁以勇衆力以傳土樂工良使我人曰枳我公之爲德制身者道物制者才公則有之曰王國曷徵我宅田曰王國曷正我徒我車曰王國曷成曷洽我士我工嘻乎嘻乎江之永矣嗣者其前良乎念茲戎勞敢告月日

國朝

御書閣碑

安世鼎

康熙丙寅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也治隆三代道邁百王武功振而四海澄清文德敷而萬方於變士多操縵安絃之樂野有家給人足之風議禮考文垂千秋之令憲巡方省嶽洽億姓之歡心受正朔者已極雕題鑿齒之衆頌盛德者不假瑤環銀甕之詞邳隆之盛亘古以來所未及也臣世鼎猥以樗質持節西江察吏安民而外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心凡有興文造士可以敷揚聖化者勉力圖維冀効萬一之私伏查南康府屬廬山之麓有白鹿書院原係唐太子賓客李渤讀書之地宋初置書院頒賜九經及朱熹知南康軍疏請勅額經書塑奉先聖先賢列像聚徒講學而規制益弘自是以後代有興替我



國初前撫臣蔡士英亦加修葺近復漸至廢頽遂檄令前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高璜會同布政使臣張所志按察使臣孫蘭分巡饒九南道副使臣查培繼公同計議專委南康府知府臣周燦鳩工庀材重為修理於是廢者葺之傾者補之應創置者增飾之若殿宇以妥先師堂廡以居師長號舍以處生徒倉庖以備日用以及亭臺為觀瞻之美橋梁為往來之需不踰時而煥然一新乃延南豐鄉紳臣湯來賀以主洞事開筵授講四方之士負笈而至者以千百計彬彬乎極一時之盛矣復蒙

皇上允臣所請勅賜

御書扁額經書隨復檄令南康府知府臣周燦於書院內東南爽塏之地建閣一座供奉所頒書籍以昭敬慎之忱乃榱桷

瓴甃之工亦僅兩月告竣時同襄其成者見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何棟督理驛道僉事臣王克善分巡贛南道僉事臣丁煒南康府同知臣陳琅通判臣甯立隆星子縣知縣臣趙世福分董其役者南康府經歷臣劉從恩照磨臣胡發也臣竊惟自古帝王凡發一令行一事非但立法制於一時亦以垂顯庸於後世我

皇上以濬哲之德建中和之極君道與師道而竝著治統偕道統以同昭今書院之興雖在一方傳之史冊千百世而後頌皇上之聖神文武者茲亦其一端也不有紀載之文何以風示奕禩臣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序次其事而系之以頌頌曰兩儀嬪化五精遞運海潤日輝帝乃出震聖祖神宗功高德峻重熙累洽皇圖丕振爰及我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二  
后惟睿作聖既奏武功亦敷文命一人作則萬方以正堂哉皇  
哉於斯爲盛微臣持節濫厠江潯仰承聖化逖稽儒林白鹿  
呦呦洞闢山岑功成入告悚懼彌深

帝曰俞哉惟汝所請乃命禮臣併咨祕省寶篆焜煌琅函彪炳  
遙望五雲光涵萬景相地諏時飛閣傑構五老倚檐兩湖環  
甃朝日出林晚烟迷岫名山勝迹大江之右臨川彩筆豐城  
寶劍天章所被景物爭煥賓客書屋知軍講院九疊屏風另  
開生面羣工鏘鏘兆姓翼翼欣逢盛典曠代無二春千秋羽  
禮明樂備多士思皇名教樂地堯曰文思舜曰文明帝德光  
華異代齊聲轟轟鼎鼎萬古鴻名匡山竝峙蠡水同清

新開通濟河碑

齊之千

皇帝御天下四十又一載九州內外悉主悉臣海無怪風貢使  
相望於道決河且告成功天休人事罔不聚順維時則有知  
進賢縣事三韓尚公本朝勲舊之戚平南大國之裔載縮下  
邑之符來親勤民之事蓋五年於茲矣始至按圖視地喟然  
曰進之人文不競居民沴災者由形勢之變遷也元鳥之詩  
曰景員維河周公之城洛曰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古聖人  
猶致澤焉屬在有司而可忽乎哉且志所謂山如負屨水若  
朝宗者進之形勢也壇山幸無恙河水躍而東而官廨旁有  
池曰旱塘汙穢壅闕不可以不治也遂躬率民夫操鎧畚土  
剷其垢濬其源指畫水道所出入曰如是如是居民繆謂不  
然已而掘數丈得故道石甃宛然竝於河舊傳趙宋時有辜  
託者神僧營度斯治孰謂公之不假圖經而合也異哉方是  
時進言者曰洩溺解而昏淫除沆瀣入而靈秀發水之清濁



氣之美惡也前令築兩堤堵河水內流請加功焉公曰已之民力憊矣不可以復也居三年乃更合僚屬而諭之曰吾之有志焉而姑已之者非謂其踵前令而爲旦夕苟且之計也賈待詔之議曰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此治河下策也吾聞之也因人故無功無功故惜費惜費無功不可以謀久遠蓋嘗覽是邑之圖而嘆息矣往時院澤常湖之水匯於城南不支不滲截然安流由新橋入城折而西由西折而東北出城又折而北此地勢也溢而東水盛而倒行之使然今乃自南馳而東吾不知變遷之何日也僚友士大夫有相余者乎願捐貲復河之故道雖勞費不敢辭即日詣河壩詳度地勢議河先扼其百會之咽喉不虞沫湍之蕩析也議堤使峭如邊牆之鎖鑰不用咫尺之彌縫也得傅氏田若干畝而

鬻之諏吉興事肇基於河凡開河百丈有奇既廣既深洋洋乎巨浸哉河之外築堤堤長百丈有奇孔固孔厚蜿蜒乎若虹之飲水焉河入城爲新橋橋久陷構石鼎新凡幾甕橋之下淤沙如大阜爬梳鑄疇突者窪然成壑矣通用匠若干夫若干錢若干夫以錢募錢以日給虛往實歸懽忻子來公尤不避寒暑或昧明或日昃必親往其處斟酌盡善焉既勞心又勞力以一身而建合邑之利一日而起百代之衰此數十年父母斯邑者之所不及也公治河既成渠兩傍鑿及泉中間參差治百千坎春漲梓撞沙土既脆薄易動又當流順下如山排人力曷加焉公之善出奇不煩而致功者其方略類此史傳稱治水者必曰禹功而李冰史起鄭白之徒猶得以次其名於河渠之書旦暮



聖天子詔召公即以河事用公其功名豈在徐武功陳平江下哉公爲邑城鮮狐鼠之奸民絕逋糧之累所以陰賜後人者蓋有無疆之福焉願繼公者無忘斯役也公諱某一時同城在事者貳令孫公某儒學某某總司某襄事最勞者龍山司韓某捕廳俞某主簿吳某宜書乃作頌曰伊昔建河礪山帶河岐豐鎬洛王居有那自天命之地氣亦多青烏小道經傳不訛瞻仰進賢有爛東阿德曜所居形勢逶迤熊嵐霧插仙嶺雲摩雙流九曲雪浪銀波如兩龍蟠縈繞婆娑烝爲偉人躔會星羅經時伊呂抱道丘軻孰塞其兌而別有沱孰齧其罅而不盈科高岸爲谷自古如何理極數壞靡由物過惟變乃通惠我神君神君維何平王之孫內水既奠外瀾斯奔乃築長垣乃梁水門乃阡疇疇乃夷高丘新河渾渾注於公門哂彼故侯丸泥啾啾夫豈異時噤不克施禹廝二渠公功允如寰宇需公公任鉅隆頌詞河洲揚公烈休天吳斂翼陽侯屏息敬共護持年千萬億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二







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  
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  
此其化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之所罕經也  
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  
若陟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德之所居  
也其下有巖漢董奉復館於巖下常爲人治病法多神驗絕  
於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  
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仙絕迹於杏林其北  
嶺西巖之間常懸流遙霑激勢相趨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  
之若山有雲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以宮亭爲  
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感化文缺七嶺同會於東其巖窮絕  
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沙彌服凌空直上既至則踞其

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  
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  
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湧出冷煖與寒暑相變盈減  
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於龍首也南對高岑上有奇木  
獨絕於林表數百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所翔元雲之  
所入也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  
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峰殊別將雨其下水氣湧出  
如車馬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元  
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  
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畧舉其異而已耳

唐

寶應寺繡經臺記

顏真卿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繙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初於此繙  
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元晉車騎  
將軍父瑒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  
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每一詩出都邑莫不  
競寫宿夕之間士庶皆徧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讖所繙大  
涅槃經語小樸質不甚流麗乃與沙門范惠嚴匡慧觀依舊  
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  
寶之盛行於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具如高僧傳所說惜乎階  
扁不改棟宇咸蕪真卿叨刺是邦茲用愾息有高行頭陀智  
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不泯  
大曆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  
以真卿業於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摩  
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肇啓嚴觀是因  
實賴同德弘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史野文兼郁  
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嶙峋載悲徂謝曷踐  
音塵真卿愀然憫故孰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  
邦仰仁緬懷敦慕予亦何人徒願神交愧非德鄰刻銘金石  
永永不泯

華蓋山仙橋觀記

粵爲江南之地佳麗垂名山嶽之間宛有仙洞予祇膺聖澤  
廉察臨川一日按地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真  
君壇存焉欣覩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令軍將往山下訪  
求碑銘果得一石記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真於壞碑  
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真君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從



姪郭仙王之親弟也始於金華山修道以圖輕舉尋遊洞府  
自玉笥將之麻姑洞中道經一山問鄉故老曰此爲何山對  
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真君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  
求卜止煉神丹山下父老詣而再拜曰敢問真人之名字曰  
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述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真人之  
師曰吾師浮丘先生先生則上界大仙也頃吾遇焉二真君  
因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人有疾苦暴患往而告者即飛  
符以救之歲值大旱致霖雨以濟之至晉元康二年二月一  
日綵雲連晝仙樂喧空二真君乃乘鸞跨鶴冉冉上昇今上  
昇之壇及浮丘先生之壇俱存其後立觀焚修境邑將軍若  
詣壇而禱則隨機而感應故事昭然仙跡儼若雖遺史籍安  
泯聲華鸞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疊秀長含象外之春  
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列焚修尋差將軍以公用錢詣山換  
殿宇門廊不日而回云功畢矣予德慚好道任忝分符原始  
要終罕測昇天之日摛文染翰用昭千古之芳

### 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蔡  
經家教其尸解如蛻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  
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  
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  
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  
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  
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  
久煩信承在彼登山巔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



是便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擲之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喜即

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祠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元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金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元宗感焉乃命增修仙



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嗚呼自麻姑發跡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餐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修夫子廟記

蕭定

周德既衰諸侯擅命時非上古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夫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爲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於羣動而況於人乎大化及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夫大道之陵夷下人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晝也故夫

子鬱厄於當時生人之衆窮世數之相變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行於千載觀夫有國有家者微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形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子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之昭臨光於下土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昔三代之王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歟夫子官爲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同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之尊爲人君惟開元御曆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君人之化美矣大曆元祀定



自尚書左司郎中試祕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祇膺典禮式展誠欽入夫子之庭庶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平落俎豆雖在榱桷全朽靈像遺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修府寮從胄子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敢徵良工祇敬歲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七十二子之容江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圻廊廡庭除四顧交葺邊豆簠簋罔不具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能者賡之述而不作誠之可已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權德輿

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鍾陵風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脉散清淺數里匯歸於茲石壁峭絕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回復風雨之所蓄

泄邦人敬嚮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十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歲於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薄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黃韓篤厚之化易吳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歌頌相聞歲在丁卯六月大旱公廛身焦思所以救之之道撰日潔誠有事於神齋心夕往艤舳宵濟厥明至於山下達於祠亭精誠旁魄靈貺交感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和和氣薰然蒸爲時雨未徹奠而繁陰起不崇朝而甘液遍蕩灑疵癘布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徵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各修其封內之祀化被災沴爲釐爲福其或散爲祥風結爲卿雲紛綸葳蕤奔走來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昔董仲舒推陰陽啓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



地用無饑年前史書之況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頑  
薄之俗以誠革歲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此之盛  
也春秋時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於公記事之徒也  
以公之仁池之神明德參會若合符節是用追琢巖石俾邦  
人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記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  
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於中野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  
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  
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  
繩牀而已萬有踴然此心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  
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性方寸

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  
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  
闕皆獲趣入若非幹元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  
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  
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  
牽攀鞿鎖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  
之殊由此作也斯蓋出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  
耶建中二年予以使役道於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  
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  
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  
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  
石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鮑史嚙即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禱杙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於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解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湓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於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絡繹走閩禹而馳干越必出於北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況美材乎故公以發矟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乂每嘆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版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圖牒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躅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誌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於是乎賓客有止息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下與兩越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爲地遐途窮而瑣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



其禮而闕其物焉無修除之備無井樹之設及客至則候人不爲導里不授館而盤餐薪芻之貺棄如也由是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昕爲南城公至之日則制其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之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和於是飭廩置以候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於道周作新亭於館之陽厦屋眈眈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剷磽确堙坎窞以爲大達屬之於溪設雙船於清津以備逕渡每將之迎之則自郊勞至於致飲無曠禮無違物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撤之材以利用用迺有節入鞭扑之贖以亢工工忘其勞崇棟宇之製以禮賓賓至如歸三者不愆於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行者有汜輶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醜酒以贈之溪雲竹風生於戶牖而綠野青山爲之亭障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可以道四方之志焉茲又勝會之佳境凡底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儆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刊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此是歲廣德二年也

豫章冠蓋盛集記

鳳皇鷓鴣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按苗氏之遺墟非觀風接郡參事莅職者則長者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於淮西是役也以蜂蠆竊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啓居亦旣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常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爲長城且修好於鄰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三  
侯從交相見敦同盟勳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  
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羣后庶尹輳輻鱗集其來如歸於是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岍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儼至  
自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晉至自吳廬州刺史前尚書右丞  
徐公浩至是合淝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絡繹  
荐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接鱸隘輶車鸞鑣鞞挂  
鞞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眉弁執象笏鴈行而揖者五  
十有九人凡處八座者一歷中書者三尚書司轄者二建隼  
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  
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差肩駕於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  
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  
焜燿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  
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鸞鳳羣翔而萃至不若也  
彼昔人所稱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  
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絜維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  
觀公於是謹而目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  
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潯陽竹亭記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或用山  
林水澤魚鳥草木以博其趣而佳景有大小道機有廣狹必  
以寓目放神為性情為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閒不出戶庭而  
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卑其製而高其  
行故因數仞之丘伐竹為亭其高出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



過鑿戶牖費不過翦茅茨以儉爲飾以靜爲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於是憑南軒而望冲然不知錦帳粉闥之貴於此亭也前有香草怪石杉松羅生密篠翠竿臘月碧鮮風動雨下聲比簫籟亭外有山圍湓城峰名香爐歸雲輪菌片片可數天香天鼓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逋客而傲漢貂者百里奚爵祿不入故飯牛而牛肥盧公恬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機暢嘗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景對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至故意愜而神完也耳目之用擊於物得喪之源牽於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和於內而事物應於外則登臨殊途其適一也何必嬉東山禊蘭亭爽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欲其迹之可久故命余爲志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逝清風凌顥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鍍錫身被纓纒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繼也因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之哉今兗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於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彛堆墜填窪穿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宴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舍駿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養壽暢其天和浴乎沂



風乎舞雩吾與點也潯陽僑舊推仁人焉推智者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記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慄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燠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察外飾文采不能動而榮而必迫其心躁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

必汨其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士窮予三年夏待罪於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椳桷破者爲雷削者爲障白者爲樞篋者爲繩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坼壤者若墜於鑪若燎於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熿熿如列千萬炬於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闐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於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蕪其廬而斬其工竹



室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詞於壁堂上

辨石鐘山記

李渤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有幽棲者尋綸東湖沿瀾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於南隅忽遇雙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焉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聯氣凝質發爲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貫之聊刊前謬留遺將來貞元戊寅歲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記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璋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州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弘中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遂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



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讌於此閣  
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  
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  
爲邦伯適及暮月公又來讌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  
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  
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公  
令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  
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  
公命若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  
公賦之

遊大林寺記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  
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  
照雲高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  
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  
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  
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  
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  
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  
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  
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  
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  
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湓水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

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



西溪志 卷一百五十三  
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  
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初寒也木斲而  
已不加丹牆巧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幕牕用紙竹簾紵幃  
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  
三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  
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  
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  
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  
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  
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憂雲低枝拂潭如幢  
豎如蓋張如龍虵走松下多灌叢蘿蕙葉蔓駢織承翳日月  
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

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  
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  
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  
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  
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綿繡谷  
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爐峰雪陰晴顯晦昏旦  
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  
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  
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  
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  
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三  
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多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

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迄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溼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材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於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 廬山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為山岳洩而為川瀆然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



半里餘次於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瓌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炙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沂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生於履舄風嵐出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峻兢兢冥冥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顛氣絕慙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腥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利爲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安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僧心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

一致端邪徑塞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 東林寺建碑記

張又新

北海守李公文人之雄書品之能者也開元十年作東林寺碑手筆一軸及俾模而刊石藏於寺者凡百一十三歲僧之歷居者不啻大千數未始有議建豎者釋雲臯本謝氏子讀書爲文將就鄉賦舉進士遇明師悟寂滅之樂因髡頭就學遂僧於東林且有年矣一旦視碑卷歎曰遠公之名德振千古東林之聲籍冠宇內而是詞是翰記其所由然誠天下之妙絕山門之光大儒釋之美談也宜乎始至而揭諸顯敞俾文士名僧趨嚮之不暇是何卷於塵中踰百載莫石莫刊將焉用僧予僧門一士也一杖一屣足以歷咀嶮一鉢一衲足



以了朝夕不著不繫視千萬里若尋丈間遂裹足道途東西  
南北募緣以成其事會河東裴公自中書舍人開廉府於鍾  
陵敷文行政教之餘得六度三乘之祕聞臯志願亦垂信施  
因自染翰贊列爵秩名氏於卷末又有以增名迹重爲光也  
臯乃得模而刊於碑會昌三年四月磨礮旣成遂光遂平鐫  
之硜硜夬象奎呈如蛇如龍如飛如行如筋玉在漆如元穹  
列星立之亭亭弗磷弗傾於寺之明余時刺茲郡因減俸緡  
屋其上且嘉臯建志不苟古人云智過千人謂之英臯之有  
決補遺事之智有崎嶇辛苦以成其智之實過於百一十三  
年歷居之僧遠矣庸不謂爲僧之英乎故記碑之陰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符載

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

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已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  
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  
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爲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  
僣謬省鈔自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  
也其人強其務舉其人困其務削循名考實豈容易哉況潯  
陽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  
方士庶且多環至駕車乘舟疊轂聯檣威猛則騰口以飛訕  
阿懦則腹非而生誚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尹少昌切  
玉荆鐘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  
蔽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濶畧而破方剛柔踈  
緻雅德其度絲是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留滯遊我宇下清風  
凜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此郡內用六條



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興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  
時與羽衣縫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於有司而不領  
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督察吏暢於中發於外  
人無間言也夫士無貴賤尊有道也位無大小觀有政也苟  
素餐碌碌俾躬處厚祿雖多亦奚以爲是宜書錄事之美於  
壁間聳善而做不肖蓋春秋之微旨矣先是此庭此宇荒涼  
褻黷端士不履今前後有脩竹左右有廊廡穆然清邃皆自  
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爲首亦所以重績而新廳也

鍾陵東湖亭記

雷霆風雨蕩陽之積也河海川谷洩陰之凝也樓觀臺榭宣  
人之滯也天氣鬱則雨曜不明地氣塞則萬物不生人氣壅  
則百神不靈我常侍李公架崇岡作新亭導百骸理七情用

斯義也況是郡也翼軫之所照燭江湖之所深射扼七城控  
百越地侔千乘艘駕萬舳王臣聘客環至吾府將有以省風  
而修好也我有善地不築不蓋我有樽酒不斟不酌其將欲  
斂詩人葛屨之刺乎甚不然也先是東湖汗漫與江邊際秋  
潦備助人憂爲魚故相齊公築塘以禦之厭殺水勢且便車  
馬盡績則懋爲塗或微而洪之民蓋累鉅萬口噫息雷動噓  
氣霧散繇是行里者駢肩礙踵不得周旋焉我常侍作橋以  
張之其修也可以發二矢其廣也可以方兩軒結構高標揭  
檠孱顏白晝晴虹東西竟天愜里閭之迫隘通鄉遂之迴還  
千輪馳萬蹄驅渾渾浩浩水流颺駭盛矣哉澤民利物如是  
其偉也公樂斯橋之豪大慨斯橋之孤峙常欲建亭卜勢迭  
爲光華會春物含秀嘯領賓從亟來乎其相與牽率履行



而東連岡萃然橫我步武以爲茲地必答前志喜形於色竦身而登之即果若真宰以萬古之勝待我矣平坳漏削涯岸鴻盤數仞不知坯土真天造也公暫紆密思計校呈狀萬材已構他人不知於是匠受令吏受命談笑眄睐而亭成其望也神張其登也形端其高也渠渠其深也眈眈橫四棟以燾杲闢八扉而呀豁飛廊連軒以翼翥旁舍杳靄而雲合然後迴首永睇從風開襟當軒萬井直視千里西山邈迤橫擁遼復占護蒼翠古來無人一朝此地盡得歸我每良辰嘉客思有宴賞輒具餽酒共爲歡娛天晴日晏湖光入座寂寞虛徹眇然四去或無鳥過不辨空水於戲牧鍾陵之民五改火矣首年而衣食富二年而姦慝禁三年而禮讓興大抵以清淨惠慈爲理本剛明正直爲化基與民同欲萬戶一令遂用無

事里中或謠曰李公不愉吾何以居李公不室吾何以逸夫如是即斯亭斯榭士林君子猶以爲固與異日捧飛詔擁丹轂霈然爲霖沃旱濡焦彼眈之斑白童稚徘徊於堦墀戶闥者即羊公之峴首召伯之棠樹謳歌思慕尤在永久而不在茲日也載嘗忝從事重遊舊所猥獲登踐陋顏一開顧茲盛美瞽矇有頌然事光而材薄多見其不知量矣是亭居東湖之上因請誌之曰東湖亭

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



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若葉公  
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  
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  
房公相元宗有勞於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  
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辦所  
去而人哀號理表人表人不勝其懷屬文士趙郡李華銘公  
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存乎人表  
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  
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  
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  
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於州州濡其澤凡  
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

起乃率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遵公之道  
刺於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  
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於銘之  
陰用永表於邦人之良政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  
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  
縱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潯陽用  
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於吉下車之初視  
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  
醒登進其民皆蕭然而疲公噫咄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  
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強鍊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



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雄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繼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汙茨盡開嚮覆官倉食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縵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廬陵縣令廳壁記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緯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顓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剴煩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且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糗緡



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之官則吏皆廉縣之故  
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  
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以  
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  
修爲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暮月而治以俸  
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均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  
民以養麇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  
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旣堙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  
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旣接益久得實其間乃刻山石鏡廳  
壁盛之以觀永久

閱城君廟記

盧肇

吁天地之至蹟陰陽之元精升降變化因時而發者惟聖人  
焉惟神物焉聖人理乎陽神物理乎陰故能靈浹乎寰區功  
濟乎動植君大道而不屈運元德於無窮者天之爲也夫能  
知天之爲者必操乎坤輿之涯必有司宰當夫萬物不振百  
姓不親虎豹虺蝮搏齧騰觸骨日冰泮害毒草靡於斯時也  
天地旣否雲雷將屯則有軒毓乎繞樞商生乎亥乙姜嫄履  
畝而后稷誕慶都夢龍而伊祁興五精在天迭降於代是三  
才不理乃生聖人也聖人旣生品物旣盛德刑政事克傳克  
修其或山冢萃崩高岸爲谷道隱乎功德隱乎奢貪敗生災  
風雨不若於斯時也草木失滋胎卵殞殞則有至精下降乃  
生神物旣坼旣塌光明蜿壇則温姥之毓龍義斯在矣昔者  
秦毒天下鬼神之主英精慳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漲海之  
涯托乎嫠姥之室圓苞不陣霞錦相光鱗鬣未生風雨如晦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三  
媵既耽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皆至龍遂育  
焉厥後媵以母龍以子提護縈繞如乳如嬉或游於泉或躍  
於澣媵方朝膳必薦鮮鱗他年媵斲鱗於涘龍游於刃下而  
尾觸銛鋒媵駭視之則墮數尺矣因泳去於是盤天乘風出  
幽入冥惚恍變化潛乎乾戰乎坤不知其往矣媵恨其誤傷  
竟不復至而媵亦逾乎鮎鯢克慎厥化媵無姻戚閱城人葬  
之水涯惟龍乃寓形於人衰杖如瘵洩苦涕塊哀浹日謂人  
曰藏我母卑矣他日潮水齧之非葬之所也其將假爾牛馬  
為役以遷於顯爽一夕風雷大至明日視之則媵之封若覆  
夏屋矣在於山巔里之中牛馬皆殆不飲斲齊衰者亦亡所  
在閱城人立媵及龍之象以禮祠之既而龍降於祠堂形類  
虺徙日而不見其趾尾端之枿突而圓焉其大小長短視無

常質人或誠禮之則飲卮酒循衣繞軀玩狎如喜其能司人  
禍福若有權衡度量焉自秦至於聖唐千六百餘歲其靈不  
泯今乃有龍伯龍叔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知何代相踵  
而來也今皆在閱城元和中故宜春縣令盧府君嘗遊宦南  
越乞靈於龍契乎其旨嘗夢龍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西其  
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年歲在壬子府君來宜春遂立祠於  
邑東昌山津右府君諱萼舉孝廉三遷為宜春令始至遇邑  
大饑令豪族以陳積周賦貧民故得不佻不病不橫不流民  
從其化矣夫神物莅乎陰府君之美政微龍之輔乎予於府  
君為宗姪予為兒而府君多之曰乃異日其聞乎故予始終  
龍媵之事及載府君置祠之旨焉媵溫姓閱城人也閱城為  
秦南越邑民謂之曰龍母龍母古矣其言甚質吾思以文之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三  
追書姥為閱城君焉刻銘於祠之闌西云

震山巖記

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峰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溪之浹邑人彭先生嘗釣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與郡守高公游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為政嚴簡民悉安之予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置兔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

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掌之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重修滕王閣記

韋 慤

鍾陵郡控連山大江環合州城揭起樓榭遊之者莫不目駭魂褫號為一方勝槩先是背郭郭不二百步有巨閣稱滕王者懿夫峻修廣袤非常製所能擬及考尋結構之始蓋自永徽後時滕王作蘇州刺史轉洪州都督之所營造也距今大中歲戊辰亦將垂三百年徒嘉乎飛翬疊欒虎踞龍盤發地呈形與山同安曾不知盪滌不繫於天災興廢自叶於時數將利恢復果憑智謀故我鴈門公按節廉問方頒條詔令肅



而兵戎讐服政和而疲瘵昭蘇妙撫循則有袴襦成雙之謠  
寬賦斂且無杼軸皆空之歎歲比善熟俗臻治平故州民相  
與稱賀繼而歌曰自公之來闔境謹哈飲公之化若乳嬰孩  
雖國僑理鄭圃而多方長孺緝淮陽而布效方公今日不足  
過也宜乎亨亨跡居全功無何值祝融發其災回祿煽其燄  
曾未竟夕煤倂秋蓬則斯閣之製盪無餘矣其他廩廩之地  
接續郵亭薨棟纒連疾飈一驚遂至延及公至是領徒夜出  
俾撤屋開道毒燄方熾逡巡不能救翌日公乃往觀焉名將  
校謂之曰吾幸得備位廉察不能懇求人瘼敬避天戒致火  
之患時予之辜遂審量日力詳度費務役不加重而丞徒奏  
事協於中而公用省衆謂難集我方指期遂得鑿鼓不勝而  
築之閣閣梓材並構而勢已耽耽自非智用周敏政齊畫一

則安能初規模之豐麗如彼程制造之速疾如此不有廢絕  
孰能興耶今按舊閣基址南北濶八丈今增九丈三尺其峻  
修北自土際達閣板高一丈二尺今增至一丈四尺濶板上  
舊長一丈今增至一丈三尺中柱北上聳於屋脊長二丈四  
尺今增至三丈一尺舊正閣通龜首東西六間長七丈五尺  
今增至七間共長八丈六尺濶三丈五尺固可謂宏廓顯敞  
殊形詭狀革弊鼎新有如是乎況前通舟車迴瞰江嶺每值  
美景讌集笙歌散遷遠凝霄漢上軼雲雨即未知三山之靈  
仙窟宅五湖之賢達沈浮其於歷賢勝負果又何如耳故自  
焚燬之後又建是閣廣其郵驛廳事接以飛軒累榭復架連  
樓小閣對峙高揭旁通江亭津館致巧銜能迴廓并抱以交  
映邃宇相縈而不絕則是閣也冠八郡風俗之最包四時物



古志卷一百五十三  
候之異春之日則花景鬪新香風襲人憑高送歸極目蕩神  
夏之日則鶯舌變呀葉陰如棟紉扇罷搖綺窗堪夢秋之日  
則露白山青當軒展屏涼風遠來沉醉易醒冬之日則簷外  
雪滿幄中香暖耐舉樽竿好聽歌管則斯閣之盛縱遊之美  
賞心樂事庸可既乎夫易舊圖新樹非常之績天其或者必  
將候魁岸博達負出人智能而俾張大其所為不然何當瘡  
痍未復之前而妙於救藥煨燼已成之末而遽及經營況不  
奪農時不勦人力帑藏免賒觀之者咸謂神化翕忽殆非人  
力之所為也噫夫瓌瑋特殊巍峩相扶似乘靈槎湧出方壺  
壽厦崢嶸開闔睢盱用鎮遐俗尤光奧區是必知後千百年  
閣之名焉與公之政俱垂不朽矣至如江山之重複物產之  
殷充亭臺增葺以雲萼解署繕完而櫛比布在圖籍孰能該  
詳愚今所以為異者但舉乎閣之廢矣自公復興而已其他  
壯麗形勝已備列諸公述作故不能一二覩縷時大中執徐  
歲秋八月哉生明記

栖賓亭記

皮日休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遠源奧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焉  
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訪焉於是至其  
門驂不暇縹而目爽神王怳怳然迨若入於異境矣愬別苦  
外不復游一詞且樂其得地也木秀於芝泉甘於飴霽峰倚  
空如碧毫埽粉障色正鮮温鳴溪淥淥源內橐籥鞞出琉璃  
液石有怪者饒然闖然若將為人者禽有翼者嚶嚶然若將  
天馴耶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  
之吹竽邠人之鼓籥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為升堂之侶結清



風爲入室之賓其爲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用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於邑計彭澤縣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爲易矣其延之旦不晡乎晡不夕乎則俟賓之所果不可低庠於是距其寢西向百步則築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厦且曰賓將病暑吾則蔽其簷賓將病寒吾則奧其牖自竟是功則蠶薨之饋壘樽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五年五月中白館余於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其德業號而稱之元德元晏是也夫學高

行遠謂之通志深道大謂之元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元子爲其號請以栖賓爲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爲佞友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新創千金陂記

柏虔冉

撫州刺史渤海李公一日無事理舟汝水沂流而上顧視原野而歎曰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於民耶有田戶鄒稜跪而拜曰稜臨川之小民老於農者請以利害計於使君願申其說公曰然因得盡搜故事得華陂舊基焉稜曰華陂始於上元在大曆中有若顏魯公亦建土塍陂尋亦廢塞在貞元中有若戴公置泠泉陂其迹尋荒在太和中若有若杜公修置不成咸通五年七年有若皇甫公有若鍾離公相承八十餘年皆儀圖其地卒不能就公曰不然吾試爲汝成之於是究其



源度其地鳩其工論其民咸樂之九年八月鑿冷泉故基自文昌橋直抵南洲鋪上口凡九百七十餘丈接汝江皆沙礫排室微有其址於是畚鍤既備併其工而開鑿乃浚其洫乃高其壩土與江口平盡出其沙與積壤縈束盤委望之若帶焉過報恩寺趨文昌橋下透隴畝而分其溝塍綺錯鱗差二十餘派陂堰五所以節水勢公又於其上橫截汝江置千金陂南北百二十五丈斬木爲橦疊薪爲澗間以巨石而絡之偶江水小長陂則感其水丈餘而入於冷泉之新渠奔流貫激通舟楫之利於窮民走文昌橋北沿流三十餘里灌注原田新舊共百有餘頃自茲田無荒者民悉力而開耕爾後又不可勝紀其頃畝矣先時荒廢陂水不入仰天雨積潦而溉之苟旱暵不雨苗則盡槁是臨汝長寧長樂三鄉之民固

無望秋成而輸王之稅不減他戶窮民焦號無所控訴至有鬻妻傭女其苦甚矣嗚呼不有天意將大拯於撫民則公曷莅於臨汝耶曷成於千金陂耶民咸聚而謠曰公倅景城民蘇南皮南皮斗門厥績今存在昔河流西走燕魏民困隄防日憂理水舟楫壅逼爲弊仍歲公作斗門分水之勢亦不役民何公之制又曰公作千金撫民惠深陂水沈沈樂乎人心我田不荒我苗如林憂公之去誰其嗣音十年夏新陂成公召郡從事及賓客載酒張樂觀陂以落之由是軍民無少長繫公之德賴公之惠因錄其績聞於廉使請詣闕借留引寇恂故事而聲聞朝廷爲上郡之政首迨十一年夏公秩將滿懼公之去惜公美績恐汨於後錄事參軍衛宗卿臨川令陸忞都押衙李莊都虞侯吳敦實子糾侯讓勾覆王贊洎州縣



胥吏等羣進衆拜於庭曰公之利臨川其績彰彰厥功懋哉而千金之創特異於古雖汝南何敞開銅陽以利物邵侯斷洪流以漑田無以過也不刊於石則撫人何所仰其德哉衆有議曰軍倅柏虔冉早踐文場善屬詞筆宜勒其事虔冉才非博古學昧通經而繆爲賓吏纂我公之懿德豈能備乎辭不獲免因操筆覲縷其事志於貞石愧無文飾咸通十一年歲在庚寅六月壬午朔廿八日己酉記

虔州孔目院食堂記

蔡嗣立

京百司至於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則有公尉亦非唯食爲謀所以因食而集評議公事者也繇是凡在厥位得不遵禮法舉職司事有疑獄有寃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惡未除皆得以議之然後可以聞於太守矣冀乎小庇生靈以酌寸

祿豈可食飽而退羣居偶語而已況虔居江嶺地扼咽喉有兵車之繁賦役之重苟一物爲害則萬姓何辜一網不提則七邑何守同舍諸公得無屬意焉小子承乏每慙尸素志力短拙憂心忘餐或有公事之稽留獄訟之寃滯六曹之臧否百姓之慘舒農桑之失時鄉閭之蠹弊聞見所未及才智所未臻希會饌以言之共禪風化院食堂舊基圯陋咸通七年夏前太守隴西公遇時之豐伺農之隙因革解署爰立茲堂環之高樓翼之虛楹有風月之景花木之陰無燥溼之虞墊陷之慮聚於此者得無愧焉處廣厦宜念巢居露寢者食兼味宜念糊口甑塵者夏清涼宜念曝日而耕者冬溫燠宜念卒歲無衣者苟用心如是則日食萬錢無以爲愧豈惟公膳哉自刼建之後於今七年未有紀述深以爲缺小子伏役之



暇好讀書爲文雖顧不才聊用直錄咸通十三年五月三日  
記

重修撫州公署記

危全諷

當州昔爲臨汝郡城在此城之北古堞猶存寶應中太守王  
公圓以不便於民卜遷於此然所立郡宅未叶地形曷倚城  
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莫議遷移洎乾符初寰海沸騰兵寇  
焚爇畧無遺堵靡認餘基中和乙巳歲全諷奉詔拜官本郡  
傷凌夷之累政歎榛棘以經時且召伯臨人憩息只依於棠  
樹而謝公爲郡餘閑尚築於經臺得不革故從新去彼取此  
旣獲其形勝又叶此夷隆凡解署之中而公廳在首此際雖  
建立猶是權宜每視事之時或延賓之際常因目擊但蓄心  
期未辦增修二十年矣今則聚力於三農之隙求材於千仞

之林獲楠梓而皆良招郢匠而畢集是用拓開基址高建棟  
梁恢張而雅稱參衙壯觀而無餘法則盤勝槩而咸歸萬象  
鎮嚴城而更益三威立事立言必垂名於不朽乃積乃業冀  
貽美於將來豈爲耳目之娛而勤土木之事者哉

新移州子城記

張保和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聖人則之剛柔險易動靜悠促亦皆備  
矣是則金木水火輪移消長乾坤震巽羅列高下揆情僞至  
於位近稽微闡極於大成蓋有有無不有矣物物無不物矣  
至如舉一趨百制邇應遠者有夫光宅焉宅天下者峭雒之  
強歟宅邦邑者岡阜之勝歟宅閭巷者隆坦之宜歟自穴居  
至於大壯猶椎輪形於玉輅其必如此按撫之羈庭初際於  
亥壬綿歷年代寶應中太守王公圓以其勢卑於郵里疑悍



民而沮長因徙於西陲自爾亦匪厥中觀夫用壯而非剛虛  
右而擁左總詳其朕則二千石列郡比比有不大遷者是其  
事矣大中中刺史蔡公京審於三地思事再革以勞費滋廣  
意行力止乾符中巨盜起梁宋兵火照天下干戈日用屠雞  
鋒起畿甸失禦郡邑曠守斯時也豺狼塞路瓦礫遮轍此之  
官舍棄如焚如荆蒿蒙春井野一色洎汝南危公奮長劍倡  
義旅併翦羣惡克莅百城草創碁布紉隳績斷詔下之日默  
究形勝且曰幼少嘗聞前任遺議今也運會萃吉指陳大凡  
元亨中正會要方乘宜拔乎崇高麾震揖吳朝辛附癸在控  
於躍伏苟差毫髮其致懸殊爾乃決意卜築應手經始舍去  
舊地推移一區而勝秀逸得嚴整鬱備納溪山原野蟠連之  
色有若龍騫鳳舉花攢綺錯於是左通臺門南正戟扉三扃

三廳大寢小寢局著徑帑環迴星列峨東軒以資眺覽峙西  
閣而備宴見奢儉折中材力攸充廣陌繩分列肆鱗矚繚崇  
墉備固護之態襟平陸延爽塏之景然後政化以安之禮法  
以康之仁和以富之遠者來而近者休險設革而幹蠱用星  
霜旣周閭井以繁年穀登穰士馬精研連帥倚爲右屏天子  
寵爲良牧百姓歌之聲聞九重璽書慰勉增爵襲命公少秉  
奇志年甫壯室遭時建名起家而萬石非偉許國雷文心彌  
厲而後乃譽積望洽豐德懿範繼以揮綽雖山河之重巖廊  
之峻恐無自避也君子曰地載萬物賢應之蓋合其用而享  
其祉忤其道而戾其契匪私於富貴勿抑於隆盛也若成王  
之定鼎邾文之遷繹奉春之建都踵其數而舉其徵者矣保  
和前紀羅城內慙拙文暇日復聆當世之譚曰事成乎人力



之次也顧惟是續盍表悠久載讓弗克唯而直書巨唐龍集  
庚戌年在大順律中南呂戊寅日

南唐

徐孺子祠記

徐鉉

天之愛民甚矣雖數有治亂而常生聖賢故得其位則功加  
於時舛其運則教垂於後雖銷聲滅跡亦全身遠害不德而  
德普逃名而名揚擁篲築宮禮重於列國式閭表墓道光於  
無窮舉善而教政之大者也恭惟我祖炳靈南國舊宅界乎  
仙館高臺峙乎澄波孺亭之稱海內瞻仰名公良牧代加崇  
飾千載之下猶旦暮焉丞相司空鄧王以茂親之重膺分陝  
之權思老成之典刑仰高山之景行不言而信不肅而威乃  
命經營將從締構九成方起百堵未周甲子歲入秉國鈞以

武昌連帥侍中濟南公代司宮籥公致用以武從政以文祇  
奉蕭規率由周禮再賡成制詳考舊基夷坎窞而就平裨崖  
岸而增固乃崇堂奧乃加藻績右嚴樽坫之序左設庖膳之  
區前臨康莊旁眺城闕平湖千畝凝碧於其下西山萬疊倒  
影於其中依然懸榻之場想見致芻之狀與夫洪崖之館絢  
綵於烟霞滕王之閣騫飛於雉堞南州之物象備矣前哲之  
光靈萃焉嗟乎君子興一役建一事於時必可頌於後必可  
觀茲祠亭之作也都人朋悅過賓矚目紀於方國之史播於  
樂職之詩鉉也幸承燕翼之謀獲忝翰墨之任俾垂不朽敢  
憚無音

陳氏書堂記

徐鉉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繫乎人者也聖



王之處士也就閑燕孟母之訓子也擇鄰居元豹隱南山而成文章成連適東海而移情性此繫乎地者也然則稽合同異別是與非者地不如人陶鈞氣質漸潤心靈者人不若地學者察此可以有意於居矣潯陽廬山之陽有陳氏之書樓其先蓋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曰兼為祕書少監生京給事中以從子袞為嗣至鹽官令生瓘至高安縣丞其孫避難於泉州之仙遊生伯宣註史記今行於世昔馬總嘗左遷泉州與之友善總移南康伯宣因來居廬山遂占籍於德安之太平鄉常樂里合族同處迄今千人室無私財厨無異爨長幼男女以屬會食日出從事不畜僕夫隸馬大順中崇為江州長史乾寧中崇弟勛為蒲圻令次弟玫本縣令能嗣其業如是百年勛從子袞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興之際詔復除而表

揭之旌其義也袞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據奇是卜是築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游學之資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自龍紀以降崇之子蛻從子渤族子乘登進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曰遜曰範皆隨計矣四方遊學者自是宦成而名立蓋有之於戲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滿腹學如不及仁遠乎哉昔北海有邴鄭之風離騷有江山之助者皆古也門生前進士章谷嘗所肄業筆而見告思為之碣會陳氏之令子曰恭自南昌掾入仕至都下因來告別援翰以授之時太歲己巳十一月九日記

開先寺記

馮延巳



皇上即位之九年詔以廬山書堂舊基爲寺寺成會昭義軍節度使馮延巳肆覲於京師上賜從容於便殿語及往事顧謂曰廬山書堂已爲寺矣朕書堂之本意卿亦預知頗記憶否對曰陛下真誠懸日月微臣固陋何敢忘之昔在吳邦唐運中缺陛下年方志學龍潛鼎司洪惟聖心邈焉高蹈咳唾權政疣贅經綸慕崆峒之師幾勞軒拜聞富壽之祝亦固堯辭注念煙蘿每懷宴息因尋爽塏之境以備華胥之遊匡廬天下之名山江表之勝槩圖志具載仙靈咸棲果有潛夫來獻茲地已酬善價遂闢重基纔俾芟除未遑畚築旋則中興在運夏物重歸陛下位屬元良務煩監撫寢門雞唱方視燠寒蒿高鳳鳴寧諧好尚逮乎出震嗣服雖欲從之巢父之蹤其可繼耶堯舜不得已而治天下豈虛言哉方今陛下日照

月臨風行草偃勤儉以化焦勞思理求賢草澤盡善於百王推公友于邁德於千古蟲蝗殞於靈雨旱歉轉爲豐年大信旣孚四方後后威維取亂仁實懷柔所以建水僭擅肉袒而請吏楚邦亂畧俯首而來朝矧彼長沙恃險與固隔絕聲教五紀於茲一旦砥平易於反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拓土宇於數千里復正朔於四十州可大之功冠乎史冊猶且納陛軫慮馭朽兢懷物暢皇猷民知王度洋洋焉蕩蕩焉混一車書豈遠乎哉言未及終上曰皆然矣抑朕又聞古先哲王握圖御宇惟德是務與善同歸俯仰抑揚不失其正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恒沙如來出世濟俗依空說性性外無空信則修崇悟則解脫始乎正法終乎象教使人趨清淨之域息貪競之心民用以淳理復何遠是則菩提之教與政通焉朕以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三  
此寺基是朕思欲遜世之地棄之則草莽可惜構之則棟宇無名不若建興伽藍以居僧衆示人至理亦助化之一端其初置之規奢儉之度續用之費卿復知耶延巳對曰起置之始適已上奏肇乎程土工度山木豫章之材間出般輸之藝屢獻運斤若雨荷插如雲力不勞於中民財不傷於外府歲月未幾厥功已集駭多寶之湧出疑化城之突然邃殿正門重軒複楹高牆虬轉脩廊翼舒香厨旁開僧房內闢法筵清淨宛是祇陀之園方丈精嚴更類維摩之室撫菩提之地位儼如來之相好功成敏手則塑像如生妙屬良工則丹青若活而況依林附麓左巖右壑瀑布懸呂梁之勢凌雲挺閣崛之形溪徹湓江表法流之不斷峰開石鏡同慧日之長明其或寥汰雲收戶庭雨霽鐘鳴谷響猿啼樹深仰止則峻巘連

空寫望則長川無際僧閒境寂似出世間信有爲之勝因實安禪之嘉所足使迷者得于陸之漸達者得不二之門苟非聖人用心其孰能與於此乎上曰卿知其始也旣如彼其末也又如此則文以記其事非卿而誰延巳對曰臣才學本空筆硯久廢雖然盛德之事固願歌詠慚匪當仁曷符不朽乃跪而進頌曰彭蠡之陽廬山峻峙積純和氣竦指天勢峰連奇秀谷藏靈異鶯洞之前勝復爲最懿乎我后河漕運契仁聖文明肅恭敬畏堯舜其心巢父其志思憇大廷因開福地帝出乎震龍飛在天梯航合運符瑞駢闐推公固本舉正求賢九功旣叙七德載宣真師一奮建人來庭神兵再發楚邦蕩平威震四海疆開百城日新之盛無得而名恢恢睿謨游刃多餘乃思是境昔擬華胥夙心不獲締構猶虛改名梵宮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三  
俾奉真如榛蕪旣闢棟楹崛起雕甍繡櫺重欄疊砌後倚崇  
崖前臨無地屈曲延袤高低迤邐炳炳丹青端嚴塑像表上  
乘法示人天相清衆晝閒禪關夜敞十二類生孰不瞻仰聖  
君旨趣古佛因緣教化之本治平之原其功莫量其福無邊  
皇圖帝齡永永萬年

郡廳壁記

劉仁瞻

南唐保大二年春二月廉使彭城公新建大廳者所以延賓  
旅服不庭也載筆之士得以總叙興復叛亂始龍蛇之起陸  
旋戎馬以爲墟羣雄角立諸化風行列郡之俗猶尚草創爰  
屬大統土德中興漢戀劉宗寶祚重尊於光武夏思禹力鴻  
圖復霸於少康我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反正宗祧光宅  
寰宇雲龍自契風虎相符乃命我公解印黃岡擁旌表水公

半千應運七葉襲勲公則父子匡周乃賦緇衣之什賈太守  
則兄弟理洛爰刊棠棣之詩方枝榦以猶踈比源流而未濬  
夏日冬日莫之與並一酪一酥俱弗如也初客省司徒清河  
公監臨是郡乃究尋往制奏復舊基召良工而方切運斤奉  
急徵而遽迴丹闕公纔臨理所歷覽區中公署則頗極欹衰  
巷陌而仍多燥溼翌日與通判員外中山郎公議葺斯事矧  
輿情攸願帝命曰俞乃蠲帑廩以市榷楠荆陶冶以備瓴甃  
物無苛費人不告勞日居月諸厥功克就所建立郡齋使宅  
堂宇軒廊東序西廳州司使院備武廳毬場上供庫甲伏庫  
鼓角樓宜春館衙堂職掌三院諸司總六百餘間仍添築羅  
城開闢濠塹所役將士皆均其勞逸賑其饑寒氣等指拇言  
如挾纊同孫仲謀之砌壘咸矜鐵甕之堅異皇國父之築臺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三  
取謗澤門之哲終乃圖施丹腹表進斯庭飛章陳勩力之功  
丹鳳降紫泥之詔褒崇迥異賞賜有差先是茲郡鬻竹木柴  
炭者有耐門之稅公乃復南頓之免於是豐財足用士庶易  
其居第二載之內闐闐櫛比公儉於身而富於人孝理家而  
忠奉國心惟惻隱德契清寧昔漢宣帝有言曰我與共理者  
其惟良二千石乎即我唐得斯人也暨先皇晏駕聖上御圖  
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勅陞袁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賜貞  
威將軍食邑三百戶褒政績也邸之大廳舊有壁記以紀方  
伯除任授代自干戈倣擾歲月微失其本來唯存姓氏乃命  
筆吏叙而補焉故使刊勒復紀於壁某年五月一日記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三







